



息庵集

十二

別集
賦箋策

共十二

~16
2399
12



和
2399
12-12

息庵先生別稿上目錄

賦

祀喬山賦

詩能窮人賦

詩賦

至樂無聲賦

敬如磨鏡賦

桂折秋風前賦

採薇歌賦

凌波奏樂賦

對床談天地賦

操南音賦

沛宮歌大風賦

醉遊吳公臺賦

黃龍負舟賦

越江贈詩賦

玉環殉墓賦

南屏對雪賦

樂齋

聞歌退師賦

書報燕王賦

視舌賦

老驥伏櫪賦

夢釣子陵湍賦

解印間行賦

撞破玉斗賦

指水盆賦

構木為巢賦

遺令分香賦

移書大夫種賦

天高聽卑賦

天地設位而易行于其中賦

玉主報恩賦

箋

擬魯大夫藏孫辰請告糴于齊箋

息庵先生別稿上

賦

祀喬山賦

壬辰

惟漢五世既馭月蝓震日域曜陽匡動陰磧疏風詭俗殊黨絕隘之屬莫不抗博矯趾扶服而蛾伏於是天子詰爾大戎簡爾六師經乎幽門歷乎燕支遂登乎單于之臺天聲四播大磧一開瀚海滂滂陰山崔崔於是事畢威行旋車而東將祀黃帝于喬山所以昭文德而明武功乃命群臣齊法服整靈輪撫翠鳳之駕軼青瑁之乘掉慧日之流旃覆天狼之威弧張



耀日之玄旌奮電鞭駮雷輜鳴五鐘建五旗風泣焱
駭神騰鬼趨工藥方攘萬騎屈橋嘻嘻旭旭天地稠
叢岷岷崿崿山陵震搖玄冥黔雷扈其右長離裔皇
蹕其左渙乎若濤火之波浩乎如天星之羅遂臻夫
喬山之阿穆穆肅肅蹲蹲如也蓋天子凝心澄慮儲
精畜誠惟格乎黃帝之靈張咸池之洪樂合勻天之
廣音撞靈鼓之淵淵建神旒之淫淫颺楸檮之炎煬
焜樵蒸之配黎流秬釀之泔淡節玄爵之委麗盼蠻
布寫晻夔呖芬炎感神蟠燁訛碩麟於是天子祀焉
容容皇皇濟濟將將信天下之宏禮也甯封造戈赤

將制兵殪蚩尤而殲榆罔百區以之底寧衛公耀旅
霍侯振師斬頭曼而捐淳維六漠以之大綏此武功
之契也三寶示象萬靈顯兆雲蓋曠暝星旗昭曜擾
緇文游采輝囿素庶廡黃騏此文德之符也魏哉乎
功崇哉乎德炫耀乎來後卓犖乎逞昔昭靈光而彰
神威匪黃不能肇興揚洪輝而奮景烈匪漢不能紹
弘此其所以祀也至若經緯二儀出入三光外運渾
元內需毫芒暢達九垓泝流八埏遐瀾泳沫邇浹游
原斯乃王人之大業帝者之丕事而唐虞之所不及
殷周之所未逮者也古有謁款天神修禮地祇勒功

崇嶽標德梁基示夸於頃世見耀於俄時者比方乎
大漢則崇華之崕嶮河海之溝渠汪汪乎丕天之
律其疇能亘之哉黃哉帝哉帝哉黃哉

詩能窮人賦

子墨子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古之工詩者多窮而
窮者多工詩故人有恒言必曰詩能窮人香山昭其
青天隨闡其論王生有九命之辯韓子著五鬼之又
主人豈亦嘗知其說乎主人曰蒙竊未聞子如知之
幸爲我析之客曰唯唯夫人之爲詩未必皆工而工
於詩則必至於窮詩雖藝也然所以搜抉乎大地之

精英闡心性之微蘊造化之靈感鳥獸草木之狀類
寫風雲月露之形態歡忻愉樂者以暢洩其情志憂
思愁苦者以指擢其肝肺至其奇者則神施鬼設雄
者則鯨呿鰲擲調妙則韶和諛叶體纖則繡繁綺錯
瓦棺篆鼎荒國侈殿不足爲其幽古瓊琚玉珮時花
美女不足喻其容色藝臻乎此亦可以言其工矣是
以崇貨珍藏盜之崇姱形麗色妬之媒天惡其能人
忌其才神睢鬼盱物類旁猜人之能詩未或不窮而
詩而不窮人復疑其不工譬之於物物之精莫亦天
地之所秘惜故蒙金以沙銅玉以璞珊瑚之叢必茂

於瀛蓬夜光之珠必舍乎驪龍若挾之不知已積之
不知休則不死則禍天地所讐詩之所以困暴萬物
者殆甚於此詩之窮人亦何異是以古人而言之蘇
李窮於漢應劉窮於魏潘謝窮於晉宋庾薛窮於梁
隋子安之窮溺于海浩然之窮黜于野途窮那免哭
年老不禁悲杜甫之窮也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杯
李曰之窮也陳拾遺以感遇詩窮玉川子以月蝕詩
窮嘉州江寧協律都官陳餽蘇悴郊瘦島寒此皆工
於詩而相望乎窮焉者也是知詩小工則其窮也小
詩大則其窮也大窮者雖未必皆詩而詩者固未

有不窮也主人曰非子之言吾何以聞雖然吾嘗觀
於世而知窮達之說矣伊數子之窮亦有達焉者有
其詩也恒留於天地之間君相不能奪其譽怨仇不
敢毀其長掩之而愈彰磨之而益光殘膏剩馥亦足
以沾丐後人惟彼飛翠綉而拖鳴玉珥香貂而乘朱
輪財與丘山比崇位與王侯侔尊以富貴於俄頃者
則皆磨滅無記聲沉形絕浪浪然與草木同腐蚊蚋
共滅則夫世之所謂達者之窮反不如窮者之達也
彼之達達於一時其窮也窮於萬世此之窮窮於一
時其達也達於萬世達於一時猶謂之達而况達於

萬世者乎窮於萬世猶不爲窮而况窮於一時者乎
由是觀之古人之說蓋亦有激而云耳言未畢子墨
子愀兮改容倏若有悟逡巡而退避席再拜曰鄙人
固陋徒知詩之窮人而不知其能達人也如此及聞
先生之言恍乎披雲霧而覩白日廓然已昭矣

詩賦

乙未學製居首

夙遊藝苑縱目詩數咸能抽精錦心騁妙繡口天巧
足奪鬼泣何 於是僕本嗜古耽玩斯文仰思前賢
各以世鳴昔 建元好士館儲群英朝待金門暮讌
栢梁據徐巖之墨妙騰枚馬之筆精七言肇倡萬世

爲程若乃少卿竒士遠別蘇君遼水不極鴈山參雲
遵河梁而愴懷託綺辭而抒思創五字之體裁慰萬
里之生離至如建安以來七子齊驅入抱荆玉家握
驪珠或颺藻於陳苑或蜚聲於漳隅波瀾海濶世稱
曹劉若夫隴西布衣杜陵詩翁響軼劉安制倂周公
引孤吟於危樓奏清調於香亭千秋萬歲疇敢與并
又若洛陽年少錦囊詞客風檣陣馬不足爲快時花
美女曷稱其色驚青虬於半夜文玉樓於天闕及夫
北地之後王李繼起共押齊盟手執牛耳瞻蛾眉於
積雪橫紫瀾於滄海樓穴人去詩卷長在或有騷人

騎驢於灞橋見白雪之飄零逐客南遷於湘水望青
楓之冥冥有美婦人兮守空閨別宕子於千里征夫
邈寄於關山傷塞草之頻悴若此者亦皆因物起感
遇境抽思予以指擢肝肺暢洩情志馳徽號於藝圃
振芳名於千禩嗟乎抽黃對白工則工矣宮沉羽振
妙則妙矣猶雕蟲而篆刻於大道而何裨惟其鎔冶
性情宣朗人文能令人懲創感發吾獨有取於三百
篇

至樂無聲賦

學製居首

夫樂之設也于以導湮鬱宣和平或絲或竹或金或

石咸擇善而假鳴夫何至樂之攸寓反有取於無聲
罔群品於太和豈規規於繁響粵夫軒皇始制雷地
肇象厥調彌妙厥用彌廣管既倫截桐亦牙取趣寄
峨洋響叶徵羽紛鏗鉤而悅聰寔取娛之無常故有
張之洞庭之野而百神至奏之甸天之上而萬舞備
又有鳴璫楔瑟六律互動玄鶴時赤鱗聳斯人籟之
奪天儘爲樂之大用然而達士乃譏其誕至人猶以
爲卑彼入耳之嘈嘈諒喧哇之可嗤爰有匪聲之樂
匪竅之音歛歛豐融不官而沉疏蕩激越不角而振
能使嘖者伸而呻者瘳其異乎擊襄之所典財可阜

今愠可解亦何待九韶之成而五絃之撫聽之不聞
其響但見其百工歌而萬姓謳藹和氣之充塞舉忻
忻於寰宇是知裁道德而制器節仁義而調呂舍天
地之至和稟自然而爲音固大樂之希聲不在耳而
在心嗚呼天籟旣洩聖王難追寥寥叔季知此者誰
諒至樂之胥昧復亂雅而迷惑桑間北里非不要眇
紂以覆後庭玉樹非不婉麗陳乃絕肆一堂之錡錡
任萬民之怨沸旣毒虐之胥苦返淳和之無期台憤
世而塞聰玩至音而自持全天機而弗洩認群喧之
本寂馳冥想而遐搜竊嚶嚶於古樂

敬如磨鏡賦

丙申學製居首

家有一鏡其古千年塵垢嚙之撲土翳烟如劍之埋
如月之晦人或見其黥黥咸睨而去之雖毛嬙姣而
嫫母醜夫孰別之於是取制龍護准法容成塗以玉
膏拭以珠精諒旣磨而復磨要日新而又新同蟾墓
之旣殲返晶光於金輪翳者收晦者明垢者刮埋者
熒靈暉灼其照爛渙流景之澄潔凝清波而若溢藹
菱花之初發窈乎窈乎細塵可鏡微乎微乎毫末畢
瑩余乃喟然與感觸物而箴苟其反隅足鑒乎心原
明德之欲明在持敬而不頗若收蔽而祛昏夫豈異

乎鏡磨蓋心本不昧明明靈靈祭乎孔昭炯爾匪冥
然私欲之或熾能汨亂其真性猶霧障天猶暘蔽日
非塵而滓不土而蝕倘其明之不復終美質之外斷
復明如何惟在敬耳敬而又敬亦允明止昔之危今
不復危人欲熄昔之微今不復微道心復障者既去
天之蒼蒼其正色乎蔽者既除其太陽之中而覩萬
物乎夫以敬而復天理其猶乎鏡既磨而復其光使
衆理各具而萬事可應亦何殊物來照之而妍媸自
呈彼刮垢而鑿形此祛昏而瑩理用大小之雖別顧
取明則無異嗚呼人苟有鏡皆知所以磨之人莫不

有是心而不知所以明之其重若彼其輕若此斯養
小而失大固鄒聖之有戒矧主敬之要道迺賢聖之
咸由昔姬文之穆穆寔允蹈而緝熙程揭訓而示則
朱綴箴而垂規肅帝對而神臨願兢兢而自持微墨
卿之司戒敢自警乎靈臺

桂折秋風前賦

丁酉

高齋寥閭歲晏山深露淒淒以凝冷霜肅肅以凋林
庭柯浙浙以自振病葉撼撼以哀吟覽時物而興悽
氣愴悵而不任俄而有聲宰然起自崇阿浸淫震谷
鏘激衝坡梢林莽而迴蕩舞松栢而蹲僂獵荃蘆於

烟薄擊芙蓉於清波披離百卉蕭條衆芳菊瘁含馨
蘭死抱香余乃哀幽芬之萎絕憐萼華之凋傷引枯
藤以周覽步前岡而徊徨有苑者桂在彼山曲團團
樛枝藹藹孤馥夫何嘉樹之婀娜亦被摧於調刀墜
疑露之嫩葉倒拂雲之芳條無仙子之蔭息絕小山
之攀援斧何待於吳質旗可紉於靈均棲鸞失所宿
雲迷居鷲嶺香斷蟾宮影疎余於是綴珠藥擘瓊柯
目觸心疚汪然涕沱傍有客恠而問之曰何爲其然
也夫一生一殺天道之常一榮一瘁盖理之當是故
方其生而榮也樹灼爍兮紅芳草葳蕤兮碧色物自

知春而我則奚悅及夫瘁而殺也葉隕霜而菘邑風
薄枝而蕭瑟秋方肅物而我則何戚且吾觀於今日
丹崖碧嶺雲岫烟寧曲池閑園荒城古陌綠者歛而
黃豐者瘁而素竦直者咸挫孤挺者競拉此何莫非
逢秋搖落摧敗於勁風而子胡不傷竊獨悲此桂叢
余猶默然不應口自語衷客乃起而更言曰嗚呼噫
嘻我知之矣濂翁愛花蓮擬君子屈平喻草蘭比賢
士木之秀者亦莫如桂托根幽獨士守貞者耶丹心
自渥抱孤誠者耶綠葉紫莖盛文章者耶勁翠榮冬
寒芳傲雪有似忠臣勵義而烈人奮節鳳凰交集麇

鹿騰倚又如志士磨道而嘉朋樂義然而寒聲乍動
於哀壑碧樹遽隕其瓊枝梢猿鳥兮愁人覺物色之
淒迷又若戰敗之軍吏士皆無人色棄旗卷甲裹瘡
而疾馳豈不悲夫噫天地無情造物多情芳馨莫保
孤高易摧樹猶如此人亦奚異洞古今而冥觀固彼
我之一理是以椒蘭悒悒哀楚客於楓林絳灌肆議
泣賈傅於湘潯江夏處士徙悲鸚鵡之入籠夜郎謫
仙漫喜魑魅之相從荆榛哭柳侯之魂枕椰結蘇子
之庵恩不再於蓮炬草每春於城南亦有性辣薑桂
名既烈而禍酷質並松筠節方挺而危促是知木聳

於林風必萃之士拔乎類俗必忌之世何才而能存
物何芳而不戕瑤草將芳兮嚴霜已淪幽蘭欲茂兮
白露斯零混萬物而皆然孰不飲恨而吞聲此蓋吾
子之所以觸物興思慨然而深悲者乎余聞言愈悲
扼腕躑躅綴詞抒感以訟風伯其詞曰嗟茲桂之萎
折兮其誰之由我知其囚兮風伯是尤巖邃谷冥兮
芳樹團膏雨霖霖兮醴露溥溥冀日茂而靈長兮風
伯勃怒兮忽焉摧殘余陟二阿兮衆卉攸攢樗櫟之
散兮不才而壽蕭管莽莽兮自養自茂嗟風伯兮胡
不彼凋乃隕茲桂兮使我心兮獨惻惻葉茁茁兮吹

使落之枝如蓋兮吹使折之標之使華而不英擊之
使榮而不實嗟爾風伯兮欲逃其罪其又何辭上天
孔明兮有綱有紀我今上訟兮其罪誰當天誅加兮
不可悔風伯雖死兮誰汝傷

採薇歌賦

辛卯

首陽嵬壘而竊寧兮日天乙之故疆墨台抱節而抗
行兮詛國亡而借亡登彼山而採薇兮少歌憐以極
傷托永言以自昭兮志餓死其孺童惟二子信修而
服義兮行與志其介特伯從父而成命兮叔違親而
成德慕箕許之辭聖兮耻莘擊之就虐居北海而辟

紂兮俟天下清其未極聞岐豐之沃愉兮吾欲往乎
西嬉歎至德之已沒兮世無人其我知天命既慕乎
聖嗣兮日觀兵乎東隣雖殘虐之可除兮奈君臣之
大倫願昭倫以斷誼兮蹇叩馬而驟言彼衆兆已戴
周兮匪余之獨殷氓然姬德之有慙兮矢靡詘於臣
僕雖有土其可宅兮雖有粟其可食陟殷岡以爲居
兮折殷薇以爲糧作歌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軒與
羲其莫追兮太古之世無隣歎司命之靡晰兮胡爲
生我乎此辰君雖虐臣不可逆兮竟誰暴而誰仁身
雖死心不可變兮抑何怨而何悔惟義盡而仁至今

獨捐軀而不反顧其義至高兮其志可悲孰匪君而
可事兮孰匪義而可服登高而選饑兮耻周德而薄
之申歌而著志兮信求仁而得之武濟時而反倫兮
忍一夫之自焚子棄躬而奔義兮懼來代之無君寔
百世之所師兮抑萬代之攸瞻孰有懦而不立兮孰
有頑而不廉播天網於四宇兮植人常於萬曆莊爽
言於死名兮孟垂誠於尚隘繹鄒人之無怨兮廼從
容乎天則箕子歌於殷墟兮太虞幾而辟吳雖車外
而道殊兮羌德配而耦娛生乎下而奮乎上兮惕余
志之有立誦其傳而讀其詩兮渙余涕之交臆

凌波奏樂賦

甲午

鏡至象於雷地繹天舞於西顛感靈瑟於湘渚懷白
雲於瑤沼聆滄池之九奏徵異事於唐辟諒有驗於
昔夢可無翻乎新曲粵七德之寢歌儼開元之臨宇
銀梯通於月府仙樂飄於天路屬辰旒之載儀邸翠
駕於東洛趨行宮之晴晝倦高唐之晡夕精誠發於
寢寐覲玉女之髣髴回天眷於揆余思寵錫乎一闕
鏗凌波之寶瑟娛景滋之神物惕寐覺而興思洞竒
律而昭察皇情感於選神御龍池而遨嬉微風靡於
鏡流動黼帷之高袂鳴雲和之一曲拊簫鼓而容與

繁音激於淪波織響過於行雲跼九臯之玄翼舞幽
壑之潛鱗擢水心而焯灼羅襪步而生塵依前夕之
妙調宛音時之殊姿想採珠於洛浦象釋珮於漢湄
覩神光之離合紆玉宸之驚喜咲當日之製律蓋亦
適乎靈異昔一夢於清都志已蕩於天樂耽金宮之
逸豫迷玉奴之絃索故馳思於冥眺嘉法譜之神知
當高譙於在沼撫瑤徽而自竒躋鈞天之廣音允叶
懷於玄祇精通靈而感物况有覲乎中沚披玄流而
樹桐訛瓊室之竦峙嗟斯遊之既誕寧爾夢之匪誣
方絲管於北園已鼓鞀於東土驚霓裳之舊曲傷雨

鈴之新譜招當世之深譏起後人之遺感余寓辭於
齊諧聊托諷於殷鑒

對床談天地賦

台藐焉以中處覈玄機於俯仰諒神運之窈冥疇至
理之能瑩緬兩賢之對卓景範圍之淵識寔洞悟而
無闕故剖闡乎幽曠粵五曜之會昌麗瑞彩於奎精
時群詰之膺期蔚真儒之挺生猗蓋世之人豪與大
成之君子咸紹緒於絕學式妙契於羲旨天巧奪於
造極月窟閑於來往徧觀物而玩化傳太易而昭象
縱道體之無窮羌異塗而同歸恒惇切於麗澤幾入

室而蘭薰趁弄丸之餘暇忻下榻於閑園床纔對於
一席思已超於六合固觸類而有感詎卽物而無格
包覃思於渾淪括玄黃而眇論天因氣而函坤地由
形而依乾緊疇載之無外互憑附而罔墜閱言迭以
弗竭廓歷覽之無際斯玄識之洞微圍造化於胸裏
符濂翁之夙訓宜叔子之嘆美揆當日之討探信匪
夷之所思昔共奮於伊洛倡聖學於旣微迨融悟於
象畫道俱通於形外玩乾坤於醉裏鏡日月於心內
當對晤於一卓卽所安而窮測受指掌於無極燦神
理之昭晰雖傳授之或殊允學符而思契然經緯之

至學竟藏密於當世言空配於高厚化莫叅於位育
嗟有道而無特亮天意之難識夙余蒙而志嚶仰玄
訓於先覺徵依附之妙論况承誨於函丈塞兩間而
不餒慕鄉聖之善養

操南音賦

倚崑閨岫聳括龍首之靈調悲思歸於衛引感拘
幽於姬操緬晉囚而楚奏美鍾儀之君子抒懷土之
妙響托戀舊之深思粵鍾英於南躔襲摯典於先微
擅高調於白雪撫玉軫而自竒迨南風之不競奄北
隧之肆釁朝胥靡於鄭場暮作囚於西館羈懷苦於

越吟抱竒響而誰憐關山杳以難越望楚天而延佇
屬有事乎軍府儼九旒之載蒞幸賜問而自陳尚玉
音於來汝抽雅琴而命授思一試乎清商伊故鄉之
可懷豈舊操之敢忘將南郢之一曲寄瑤徽而攄心
嶽北鄙之繁調揚激楚之瑟音匪秦聲之娛人異趙
瑟之蕩志哀思激於騁羽慨多於迴徵纔楚絃之
一拊起晉侯之三嘆轉悽奏於北檠獲好音於南還
揆當日之理響諒匪夷之所思昔闡藝於隈隅慕玄
翼之來時故練響之天眇宣壹鬱於心志當南冠而
在綫竒思滯而靡攄承君侯之渥惠操土風而自抒

寓於思必促柱理歸情於危絲寧忘舊之有誦孰肯
本之貽譏同孔操於去魯符莊吟於留楚茲膺慶於
攸憾介二國而騰譽台遐搜於往律曠相感乎斯人
挹郢曲於千載願一和乎陽春

浦官歌大風賦

皇靈赫以霆震蔚翠駕之天迴乾坤繞於浦官法筵
儼以高開壯雄風以起感振逸響於層臺風雲入於
壯圖認激烈乎宸衷粵縱觀之志大挺異表以自雄
朱旗抗以旣西俄素車之來東當乾軸之糾紛幾龍
躍而虎攄悲歌斷於楚壁竟喑啞其安歸宏基創於

八載英略駕於四宇迨淮南之踵孽曜神威於東土
鳴和鑿於載旋御玉輅而容與紆天矚於帝鄉眷豐
沛之山河君王讌於舊社遊子懷今如何哀思激於
楚舞慷慨多於秦聲時蘭臺之颯然感雲物之飛揚
皇情抒於觸類寄逸興於永言臨風悅其浩歌壯調
鬱以橫雲樂雖多於錦遠戒豈忘乎苞桑念英威之
旣振思猛士於四方惟憂危於卽安故慮長而思深
揆當日之言志寧獨迨乎夸心昔三尺之初提撫宇
內而雄顧式奮略於天誅終膊羸而肘楚逮萬乘之
歸來已四海之威加燕父老以笑樂遡大風而高歌

矧一氣之簸揚自激昂乎衷曲肆宸章之比興寔感
發乎攸觸陋北里於瓊臺啜白雲於瑤池躋高皇之
獨震廓超越乎群迷伊豪氣之不除諒伯心之猶存
挹遺響於千載美風聲之遯聞迨秋風而悔萌又有
聞乎爾孫

醉遊吳公臺賦

遵南國而泚記悲麥秀之山河訪麋鹿於姑蘇吊風
烟於章華詹吳公之舊臺微異聞於隋后諒淫遊之
是踵認冥遇之匪偶粵光昭之禍酒更阿摩之臨宇
輕金甌之舊業慕玉樹之新聲迷樓侈於結綺汴波

濶於蓬瀛陋壁月之張詞薄糟丘於夏癸亦有事乎
行都眷江南之佳麗揚清夜之一曲錦纜橫於下里
縱淫佚之既極尚麥心之未已追陳寧之荒酒劇吳
苑之盤樂時君王今出遊弭玉鑿之清蹕紆宸矚於
美景翫雞臺之雲物皇情蕩於酒所神悅悅其何覲
選臨春之故主宛景陽之容儀抒亡國之舊恨訴黍
離之新悲怨綺辭之未就驚鐵甲於東門纔後庭之
撤曲復水調之過雲昔江左而猶侈今海內之肆虐
既謫我於當時胡計逸於今夕倏神宵而蔽光魂悄
惘其安適唉此日之冥選蓋亦迫乎昏感自衙恨於

高公已蠱情於傾國迨愒淫於御位侈思濫於寰宇
當雷塘之醉遊蹈覆軌而莫悟覲陳后之髣髴數譽
殃而齋怒寔天誅之將加詎鬼責之能遣方錦帆之
滯南已玉璽之歸西歎江都之綺構同秣陵之荒墟
繁華燼於一夕儘樂極而悲來惟前人之罔鑒固不
暇乎自哀台追認於遐代撫遺跡於榛莽悲月榭之
池平感風臺之樹古驗异事於志恠想斯遊而抒藻

黃龍負舟賦

駕桂舟余南泝訪導疏之遺蹤麾蛟龍以衛櫂躡鼉
鼉之幽宮因黃頭以記聞愕神鱗之負鵠戢雲蒸之

靈變輸輟視於聖辟昔天網之淳滴偪蛇龍而淵陸
龜書踵於負圖啓文命之玄德悼羽山之圯績感蒼
水之呈珮龍門鑿而導河九江開而歸海啟鱗介於
匯澤返巢窟於堂廬俾乃粒而旣蠶微帝力其吾魚
屬聲教之四訖將省方乎南疆迴歸馭於帝都遭木
道於巴梁詔江神使靜波辟氛埃而清涼祥颿掣於
鏡流快雲帆之飄逝方中流之利涉奄駭浪之澎湃
騰黃鱗之夭矯背玉軸而出沒劈萬頃之洪濤露百
尺之牙角驚風雷於蹴踏訝鯤鵬之瑟縮紛檣傾而
楫危咸鳧讐而膽慄然大聖之用變識死歸而生寄

諒時順之有命何福禍之在爾將天池之神物藐蹄
涔之蠅微聖有訓其感神物卽格而威懷爰低首而
珥尾忽不悟其所之事愴怛而靈恠認匪夷之所思
惟聖人之度量豈衆兆之可測矧天命之有定雖選
變其奚惕粵重華之受命入山林而弗迷當伯禹之
濟江復達視而自怡顧江中之蜿蜒猶大麓之雷雨
然當日之背負無亦出於警衛涵龐澤於育物林神
功於放菹迎和鑿而載舞護龍舟而容與借百神以
備御替權夫之奏功伊仰天而發嘆軫舟中之駭洶
嗟龍德之正中物亦效其靈異有淵潛以自珍俟慶

雲而將舉際九五之在天願攀鱗而高厲

越江贈詩賦

丙申

整蘭舟而容與擊空明於江汜懷古人而不見渺洞
庭之烟水徵綺詞於別弟想銷魂於椰子違耽樂於
去國認哀情之成緒夙玉珮而瓊琚擅大雅而騰譽
青雲藹以滿路佇霄漢之高舉何時命之大謬昧周
圖以自臧嚴霜淪以遘戒慘玉樹之凋芳年十二於
湘江路六千於炎厓悲城南之丘墓春草萋兮幾回
幸吾季之遠顧慰窮愁於天末胡歡娛之未洽復南
浦兮生別東風回於百粵桂水濶以連天啼清猿於

暮林日冥冥以愁烟離懷苦於觸物增楚客之悲傷
縱暫離其尚悽矧永訣於殊方舉汀洲兮杜若攬爾
祛而霑裳將何物而寫心替樽酒之叙志追零雨之
苦吟訴歸雲之哀思驚蘭澤之歲月欵越絕之風土
黝雲涌以泄霧雜瘴嵐與蠻雨哀孤纍之白首又此
地兮分袂參商杳兮北南宇宙隔以生死應池塘之
有夢繞荆門之烟樹揆當日之言志隕余涕於千古
嗟人生之別離信有怨其必盈咸抒思而增恨孰停
藻而緘情昔蘇李之河梁與潘王之金谷邈明月之
流光痛山川之綿邈彼神交猶若茲况友于之相隔

惟夫公之此別亮心事其尤悲留三閭於澤畔送阿
連於天涯傷春心於極日更時物之攪人故贈言以
摹情倍黯然於臨分茲余所以泚記望極浦而勞魂
沅湘綠兮春波迷九疑之遙岑咏遺韻而起感悅臨
江之貽詩情紆軫其莫舒聊採蘋而踟躕

玉環殉墓賦 丁酉

玉枝翳於南霄明月憺於西謠冢未嵬於祈連鼯孰
掩乎荒椒殉以環而揭論徵九曲之冥寥盡忠勇之
見劉計固勤於旌冕際南渡之板蕩穢金甌於腥羯
環空傳於萬里悲下輦於沙漠時將軍之沮背誓天

地而殉國思麟兀而髓豫揚紫塞之威風香爭頂於
故國飲有期於黃龍胡金牌之荐詔復圓扁之幽楛
南人眺而北嬉檜血拇而祀肉同鴟夷之委骸疇握
鉄而求骨涕環區之英烈義最激於圖卒苑衰堞之
哀憤感懸金之奇節欵叢祠之一抔慘毅鬼之潛託
虞珠麓之易迷知壁蠅之終滌蓬顛藁以匝隴羌不
可乎無識將玳環而並瘞俾表殉於幽隧制匪厚於
漢魚揭卽傲於周蜡血三年而縱碧寶千祀而周化
果天道之必環儼秉珪於重壤迨玄甲之賁瑩聿取
質而靡爽噫鵬舉之見戕恫夷俘之泯夏陰機弄於

赤舌擅屬鏤而恣禍惟隗卒之勵義寔有感乎精忠
恬危辟於罪臨惻仁衷於堂封矧殉玉而志寔認永
久而弗忒侯揚靈於九京應識恩於玄域惜卑蹤於
徃狂竟潛瑜於群礫台覈乘於千載重發慨於當日
顧八陵之霜露更何人而肅掃彼德壽之服玉顏想
頽於牢伍

南屏對雪賦

風屏樓而磨道癖烟霞於天隴浥月陂之春酒遡祝
融之長風緬對雪以娛懷感景濂之竒逢樂自多於
絳帷翫豈徒於玉龍粵南葵之會昌闡遠學於龍門

點堯夫之雪月接紫陽之淵源群英謚以媚學才最
奇於希古道自尊於立雪教日潤於時雨恒薰馨而
襲和幾共詠於風雪時皇恩之日賁久耀儀於天路
山之中今歲晏猿鶴怨今叢桂引金華之歸思謝玉
署之簪組寄聯想於吾黨願接手而同歸幸南屏之
邂逅成一夕之佳期方縹箬之遠負值瓊霞之斯集
移梁園之美景娛武夷之清覲憑南樓而寄興澹相
對而開襟紅顏燁其若仙映白髮於青衿酌湘吳之
醇酎動感古之悲吟身同寓於玉界日疑遊乎瑤京
心腑照其冰雪談屑霏而琳琅諒道義之胥樂覺湖

山之增趣昔余咏乎高山覽白雪之時義紛摘薇而折萱申娛玩之無已彼灞橋之行吟與山陰之幽興伊憔悴之足憐亦曠達之徒尚惟茲遊之冠絕允終古而妙方既景物之堪玩更德業之相長人追雪而寓賞山選人而擅美清風颯以蘭雪芬至今猶未沫挹無邊之清景想二子而興喟虹光耀於石室寒月留於巾山矧正思之矯節表獨立乎乾坤誦雪圖之遺篇空撫覽而泥腕

聞歌退師賦

繹句倨之繁會抱靈操以自叩慕南風之諄楚竒劍

調之娛匡星壘撤於鼓撓并伍子之聆曲偏多感於入耳認前恩之緘骨粵秦豔之媒禍有楚臣之湛宗存餘卵於覆巢願忍詢之逃蹤千金重於郢市一劍孤於吳江烟波渺以難越饗誰留今蘆中權謳愴以起思感一曲於揚舲迨荆讐之旣鞭復鄭讐之斯詰迴雲夢之凱歌耀皇門之旌鉞胡歌響之作集悅臨風而如訴依揚榜於極浦宛扣舷於烟渚和金柝以夕聆動玉帳之淒思人猶存於典刑曲尚記於蘆漪懷殊惠於杭葦軫哀籲於弭兵苟肆心於誅伐又何顏於幽明班荼甲而弛列偃步光而韜鋒無襄羊之

迂勞有晉烏之聲樂恩斯深於濟命報亦大於全國
轉悽音於北壘溢歡謠於南轅噫當日之戢旅蓋亦
迨乎銜恩昔漏網而窘步擬雄飛於東隣顧臨河而
無航疇一壺於中流泣暮途之行色荷急難於漁謳
故貴富而毋忘誓后辰之必酬丁厥子之在鄭應釋
難之懸購斯遺曲之槍耳尚舊恩之銘腑旣負薪之
在茲式合環之有所卷萬甲而蹈義向九原而酬惠
威雖寢於一伐賚已豐於三舍英風颯其終古義烈
著於遐禩駕桂舟余南泝儀吳榜而擊汰臨古壁之
烟淒但一聲之歎乃溯哀唱於小海翫靈潮之所洶

攀遺韻而激感托餘響於悲風

書報燕王賦

同生監試會試居魁

繫燧牛之轡彩金已散於昭臺羈踪遠於故國嚮北
風而心摧荷賜問而自敝瀝危思於酬牘執前王之
恩渥寫此日之衷曲際國士之湊燕有亞卿之自魏
風雲感於擁篲協枕戈之雄志期輸略而滌讐怨玉
旄於東區眇最勝之餘業歛大膊於營丘何汶篁之
纔植奄玉宸之晨倚欵崇厦之震騫慘風雨之來萃
戢夷國之壯烈悴逃鉗之行色留賁皇於晉鄙滯隨
會於羸國關山渺以難越望故邦而迢遞懷先王兮

不諛泣孤臣而思盭縱少主之寄訊胡復疑於乘救
苑填臆之丹悃庶一暴於燕陛綴苦辭於一札托瑤
函而臚情抒召封之契合鋪濟上之戎功深情憾於
去國諒何心於潔名悲闔廬之既亡怵伍胥之沉江
匪微軀之足惜恐君義之或傷悽思溢於箋牘定切
怛而憯疚渙主疑於謫我晰臣忱於戀舊噫當日之
報書允匪夷之所思昔展謨於棠社結昭后之深知
君心鏡於雪仇臣責重於聽國一援枹而墟齊仗寵
靈而恢績惜隣謀之售機翳咸池之新日雖滯踪於
趙場長寄心於燕闕當惠王之諄余故披忱而露臆

何對趙之悃歎亦可見於衷赤想夫公之心事淚志
士於今昔蒯垂涕於掩書偃發慨於佔策台抱膝於
吠畝緬前脩而自比誦遺篇而三復聊綴辭而興喟

視舌賦

夙三寸以譚王晞一掉而師帝陋駢說以析天咲婦
長而階厲要細君而就視異衡人之尚口寔不救於
騰說認六符之足取倣控頤於辯囿師鬼谷而肩秦
心機弄於揣摩發妙鍵於玄關青紫視於拾芥擬齧
肥而膏唇風期杳兮歲晏奈時命之遲暮屬霜雪之
凋貂漫游踪於南楚華筵騰其觚爵荷留髡可樂胥

咄細人之饒舌誣匹夫之懷璧王孫困於一扶燕雀
嚇於鴻翼詘錦還之奇意瘁蓬萊之行色無軒駟於
入間有室人之交謫然增益於忍性尚激昂乎抵掌
天生才而必用豈寸舌之徒結聊開口而吐眦入于
宮而要質詰今日之在否占異辰之窮達菀霞舉之
素蓄借電光而閃露審河辯之是資驗伏軾之攸掉
續纓芾其足縮爛壁繡之可睹士有志其竟售寧沒
齒於甕牖揆當日之命視蓋亦適乎夸志昔未激於
西入顧薄遊而南滯賜既遲於白璧貧受屈於朱門
枉捭闔之初心負屢屐之成言是焉得爲丈夫遽見

笑於兒女然茲舌之尚存寧此身之終替故開吻而
自詫諒富貴之吾有終言飴而挾羸果昔說之匪誣
齟代衍之辯齟呿樓虞之游口戈無銛於口伐拉千
乘而猶朽縱釋本而舌耕享萬鍾其如阜想下機於
他日應色愧於前倨嗟衡道之虛喝劇反覆於軫厲
台游喙於雋永憚利口之矜國儼玉貌而折垣景蹈
海之嫖節

老驥伏櫪賦 巳亥

駟玉虬以超逝望崑崙而膠流思青冥之驥展惜白
日之駿驅悵孳轡而顧懷睠櫪棄之跼武雄圖激於

遲暮認物我之同疾
驚蕭雲之洪胤
曾七日而超母
風髮迅於渥產
殊價聳於燕骨
因沙丘之辨色
荷剪拂於華屋
飛繞朝之電策
躍五陵之金鞍
朝拂柳於章臺
暮蹠雪於天山
中州藐其歷塊
隣入極於堂壇
晞蜚光於穆馭
笑繫步於轅駒
庶撫壯以騁力
違絕垠乎天衢
胡羲御之遄邁
時冉冉其遂徂
嗟少日之幾何
奄暮齒之侵尋
踈權竒之餘足
伴齷齪之羸驂
歛殊智於識路
混常戀於棧豆
甘雌伏於櫪上
任摧眉而低首
悲盛壯之既遠
尚志氣之難聊
恒羈影而超念
眷長路而哀虎懷
騰越於朔野
想蹠蹠於蘭臯

蹴瀚海之玄波
弄瑤池之寒影
歎年老而志壯
信感感而靡騁
爰觸思而反隅
爲吾人而興愴
相志士之盛年
夙抱才而高驥
馳宏想於復邈
振英略於寰域
圖南壯於鯤海
六鰲連於龍伯
長懷競於短日
疇繫暉於扶桑
悲歌動於玉壺
秋思憊於臨江
及春秋之晚晚
頻擊劍而自昂
銷歲月於劉驪
苑意氣於援鞍
心猶壯於落日
志彌駕於高空
人間暮以途遠
壯士懷兮焉窮
縱跡弛而衰遲
寧並跡於庸駑
物有馬而齊志
士或窮而愈厲
若晚遇乎周獵
劇子方之收老
渾萬類而同悲
斯與彼其何異
有矻矻於志學
兀窮

年其未已庶附驥於晞顏不知老之將至

夢釣子陵湍賦

夙神遊於華胥杳尻輪之遐橋談烟濤於蓬海頰雲
霓於天姥追謫仙之遺夢落子陵之清灣精通靈於
響想味古人之一般粵長庚之鍾英挺絕世之仙姿
蛻塵垢而脫屣眇寰區而自竒任漫浪於江海思釣
鰲於溟流知音托於鑿湖遠懷寄於鸚洲尚嚶嚶其
神交擬拂衣於同調緬一絲之遺風邈千丈之高標
星文動於帝座釣竿閑於滄浪懷靈區於寤寐幾神
逞於長想趁漆園之假蝶精忽昇而遐躋排雲霞之

杳杳指淳茫之斐斐風颯倏其勝予云駐節乎叢瀨
烟磯萋以綠苔舊臺寥以芳渚山蒼蒼而水泱風物
宛其千秋儼余把其籊籊聊一投而淹留將錦袍之
風流幻羊裘之物色遡六合之清風弄一潭之明月
心誠慕於帝友志豈在於濠魚忻古今之同趣恣流
眄而躑躅俄魂驚而魄動悵雲水其何處欸怳惚而
彷彿喜契誠於幽昧稽茲夢而尚論叶冥槩之高志
昔夢花之繞筆卓仙標之超郵攀高躅於達喆寓逸
興於名區懷康樂於海月憶玄暉於澄江尤馳想於
巖穴慕巖子之玄蹤故因夢而迴眺臨七里之森渺

忘酒肆之藏名悅滄波之垂釣迺一枕之遊神夏千
祀而颺美想長揖之矯節符脫靴之奇氣爵匡廬之
林壑同富春之烟霞諒風槩之靡忒詎玄感之或差
嗟仙遊之一返奄飛鯨之超忽杳桐江之寒波留采
石之孤月台千載而激感挹遐想於天末

解印間行賦

庚子

駟一借於魏价坐簣尸於秦附哀窮人之失歸悲途
遠而日暮云誰從而間行笑虞卿之辭位捐纍纍而
芥視成共難之高義踵珮六而有士抱解紛之奇志
游談劇於代鴈慷慨稱於燕趙一攝孺於邯鄲託風

雲而遐擣千黃金與白璧印如斗於肘後時王車之
納客禮秦宮之賓主追深讐於折脇恣虛喝而購首
移咸陽之尺素窘大梁之逃蹤波臣涸而乞憐飛鳥
窮而投人心惟切於伏羲計奈訕於排難縱三寸之
尚在羌百端而無賴寧共爾而患難不願人之簪組
顧腰間之金章豈難乎解珮將龜紐以示褫輕萬
戶於土芥從亡人而窘步任蓬藜之行色辭橫金之
美榮返擔簦之初服同趙市之混屠若吳關之載橐
榮華付於夢幻意氣傾於山嶽士有時而辭尊甘阨
困而靡悔終窮愁以沒世獨壹鬱其誰解嗟人生之

處世諒緩急之時有匪賢豪之急難孰奮節而顯救
彼夷門之刎頸與吳江之辭劍酬平生之然諾許一
片之肝膽矧虞氏之此舉亮志士之攸感交情見於
生死節義著於窮途謝弊屣之功名賄鼎呂之隆褒
資游說扼腕留後代之風聲然當時之習氣折傷
勇而殉名苟著訓於害德班有譏於捐君解秦圍而
逃爵台獨夥乎魯連

撞破玉斗賦 庚子

覲龍彩於漢雲橫寶氣於楚壘知金甌之有歸笑扛
鼎之徒爾胡亞父之抗憤謾橫撞於玉斗咄洪寶之

已輸寧瑣賂之足取夙好謀而自竒久韞櫝於風塵
混田光於燕市老侯生於夷門一言合於歸楚三戶
期於亡秦資喑啞之籌策鏖呂兒之乾坤輸神器於
睥睨呼沛龍而同驅時軼璧之已啣奄關幟之皆朱
騰雲端而徵異輕玉帛而志大苟今日之弗圖恐后
辰之遺害闢鴻門之高讌屈隆準於刀俎劍空頌於
萬舞珮無賴於三舉啖竒謀之未售已真人之龍攄
留運籌之子房作抱璧之相如羞昭華之琬琰爛至
寶之揚彩增雷怒於觸物搯白刃而一碎苑萬斛之
危憤駢雙斗而借破計既失於爭王璧何有於連城

收靈暉之鏡霄餘寬氛之攄虹驚昭質之已虧覺霸
圖之成空想當日之齋怒蓋亦迨乎激慨究楚漢之
雄雌詎玉石之同槩三章異於燒挖衣繡殊於縞素
嗟若人之昧機徒賊仁而佑暴縱人謀之或臧豈天
意之可咈矧區區於詐力雖撞玉其何益伊雄心之
既挫尚怒氣之徒咆斗纔破於玉帳基已成於金刀
既寶貨之俱東終玉璽之歸西捐黃金於冠玉慨惡
草之成疽孰爾計之稱竒事反愧於明哲破千金以
報韓夥帝師於黃石

指水盆賦

夙潛心而澄觀驗至理於原泉涵雲影於鏡池拭寶
光於珠淵聞程門之喻盆仰指誨之多術湛虛靜以
弗污認寓感於觀物自洙泗之云遠絕川上之微言
幸伊洛之導派接盆江之淵源人工極於奪天道妙
闡於持敬澄查滓於本源收點翳於明鏡學已進於
觀瀾戒猶存於盤水萃群英以漸摩幾靈鑰之抽秘
迨函天之靜暇儼緇帷之高啓挹弄月之餘趣談浴
沂之春風理無隱而弗格物有感而斯通瞻前盆之
有貯絕纖芥而波淨瑩玉壺之澄澈藹冰鑒之凝映
聊深省於觸物揭玄訓而昭指將虛明之水面較清

靜之心地葆靈覺之本體涵萬象以自照群籟收於
靜界半畝澄於方沼彼十分之至潔寧一物之可著
心苟撓則弗定水乍動而旋濁物固有此相類斯與
彼其何異嗟道體之無窮必卽物而後喻溯先哲之
遐軌究緒論於取譬浩江邊之春水淨天心之明月
胥仍物以明道發真詮於心訣伊夫子之指教亦盆
水之有說假盈科之止水七靈臺之活潑符對床之
妙論合銘孟之炯戒矧澄心而默體寔聖學之要旨
說太極於春陵定仁義而主靜書定性於伯子語動
靜之皆定叅茲訓以並揭洞萬古而昭瑩台生晚而

地偏獨俵俵其迷塗愛士井之不波慨文渾於塵
歷前志以求師羨游揚之同世願靜專而內脩仰詰
誨以自勵

構木爲巢賦

筮天高而雷薄兮利棟宇以室居王公侈以渠渠兮
小人有其闔廬適併幪之得所兮相槽巢之權輿林
林莫於木處今認草創之神智粵混沌之初竅兮誕
至人於元始紹天皇而立極兮承木德而無爲易飲
咀於毛血兮餐嘉實之離離法皇穹之全覆兮要下
民之均庇咨生聚之芸芸兮族萬物而群萃昧生養

之有道兮類標枝之無心惟木石之與居兮奈患害
之多侵風雨淩其襲人兮霜雪淪以交戒無毛羽以
自衛兮孰寒熱之能除思先物而運智兮庶經營於
草昧循古初之樸略兮任自然以爲制睠彼樹之杙
枿兮枝柯苑其相膠聊度規以締構兮相禽鳥之綢
繆結長條之婀娜兮廕密葉之葱茂合百草以爲帷
今建芳馨兮牖戶肆無憂於暴露兮忻有備於陰雨
違營窟之舊患兮獲遷喬之新喜雖不及乎大庇兮
尚苟完於棲峙先輪奐而創始兮驗元化之淳素玄
風邈其夏絕兮仰遐軌於隆古懿神聖之有作兮俾

萬彙而咸覩伊有巢之設教兮聿胥空於兆庶彼鑽
燧而取火兮與代繩以書契咸因物而牖化兮同首
出之神功眇余潛乎圭臬兮寄遠懷於鴻濛美渾樸
之弗雕兮傷叔季之日澆自官居而巢廢兮或室瓊
而臺瑤阿房壯而羸墟兮栢梁高而漢救紛丹雘以
結構兮謾闔奢而夸麗願攬指於工倕兮緝泰初而
興慨

遺令分香賦

辛丑

憐虞歌於楚帳悲戚舞於漢殿英豪惱於粉黛寄信
誓於釵鈿留餘香以命分晒阿瞞之心緒雄圖憾於

短期情易鍾於兒女奸雄出於亂代負異識於當塗
擁草莽之天子令風雷於中區業已成於三分意氣
溢於寰宇思傾城於漢官陋守錢於郿塢將欺寡之
舊詐復金屋之貯嬌春風動於鄴水銅雀高於雲霄
集後庭之千娥笑江東之二喬紛絲管之入雲藹蘭
麝之橫霧繁華擅於一世慰君王之遲暮嗟歡娛兮
幾何奄樂極而生悲歎金莖之莫效慘玉炭之將依
愁舞殿之冷袖愴歌筵之淒音人情戀於綺羅矧死
別之傷心將何物以寄意替平生之恩愛顧佩纒之
遺香芳酷烈其弗沫聊持贈於嬋媛抒末命之珍重

匪添炷於博山豈助馥於薰籠收百年之舊誓托一
封之新頒知芬馨之未歇認渥惠之不諼悲西陵之
落日怨總帷之秋風風流邈其霧歇霸氣收以烟空
台發嘅於逞牒撫遺蹟於遐代自縛呂而摧袁獨侈
然於區內購天下之嬌豔盛鄴中之佳麗當威武之
四暢謂般樂其無已及長筭之斯促猶未釋乎情累
故惓惓於贈香叙宮闈之餘戀啖雄豪之氣槩今直
爲此婉變威蓋世猶若茲嗟美人兮如何高臺蕪兮
春草漳水空兮寒波誰爲容於鏡奩但留芬於箱篋
無香風之引袂覺紅淚之盈頰然當日之遺令抑老

奸之機詐彼征西之題墓與履組之分賣諒諱心於
篡代謾托意於帷闥元成發其肺腑涑水森其鈇鉞
惟分香之一言信遺臭於千古誦托孤之遺詔仰烈
謨於章武

移書大夫種賦

吳宮墟於棲鹿越弧戒於蜚鳥歛夷國之壯烈倚浮
海之輕棹貽同歸之好音勗遐蹈於文子知居功之
不易躡燭幾之明智際懸膽於南國並逢洩而圖事
謀臣憂於主辱誓共貞於艱危積廿載之焦思勞九
術之神機收吳舞於白紵騰越鼓於黃池深羞雪於

臣妾茂績著於銘彝將辭賞之美意荷分國之弘獎
君王尊於伯業布衣榮於卿相人生貴於知足疇久
居於名大秋風動於水國歸思滿於江海攜千金以
孤逞輕萬鍾於一芥方超塵於物外獨嬰情於良友
功名齊於爾我誠共切於招咎要行藏之適機庶惠
好以同攜援明哲之炯戒憑尺素而抒思強隣比於
兔盡策士同於狗烹危恒逼於位高退宜早於功成
雖憂患之與共諒寵利之難居覽天道之代序寧子
行之虛徐江湖足其波浪沛行意而誰禦箴規篤於
保名達識明於逃世欵高風之未攀嘅晚悔其奚逮

台千載而激感溯遺烈於遐代自山棲之初返霑棘
露於姑蘇宸心侈於得意幄籌展於滄羞人方豔於
功伐子獨燭其危禍冥鴻杳以一舉吳海濶於片舸
伊勲業之一體寧去留之殊軌故馳懷於我友勸肥
遯之遐思念曳尾之足樂揚履虎之生悔嗟故人之
贈翰寔先物之沉幾胡大夫之昧機卒嬰禍於鴟夷
高標卓以日遠世逾下而芬濁悲上蔡之牽黃愴華
亭之聆鶴咸冥趨而埗埴疇自蛻於榮辱足萬戶於
師帝有韓人之遐躅

天高聽卑賦

夙余御風而遐征兮遡寥廓其無際撫宇宙之一氣
兮劃杳冥以焱舉陞蕩蕩之輕質兮觀蒼蒼之正色
層清都以歷閭闔兮忽臨晚夫塵域下土茫茫其窈
遠兮渺九萬之相屬匪聲音之可接兮悵觀聞之難
憑於上帝之惟聰兮邈高居而卑聆吾固知天聽之
孔邇兮諒日鑒之靡忒維皇穹之宏覆兮有至化之
泐穆邦惟集於眷命兮良克賤此彞衷闡仁威之顯
道兮執培覆之神功恒由人而福禍兮亦視民爲聰
明肆玄造之不爽兮寔真宰之攸尸世徒仰其穹窿
兮謂天遠而人卑重霄迴其無極兮去塵寰者幾許

然一理之交感兮物莫近於相與瞻雖尊乎高日兮
聽卽卑於下耳聲九臯而猶聞兮路三清其奚遙將
下地之喧卑兮通玉座之岩嶢天爲低於咫尺兮帝
或降於左右隨吾人之敬怠兮筮乾心之休咎嘉祥
發於欽若兮慶五徵之時序疾威瘳於慢惰兮紛百
沴之表異天人物以罔間兮感應捷於桴鼓昔宋后
之寅畏兮暹清臺之魯度揚熒惑之燦芒兮逼鶉火
之疆野司星奔而申戒兮將不利乎宸座忱万切於
衛主兮計顧出於移禍后獨謂其不然兮儼玉聲其
諄諄諒燮治之在相兮知守邦之惟良矧歲饑而民

貧兮予安得而爲君斯戒心之孔嘉兮信德音之足
聞皇纔鑒乎片言兮星卽徙於三舍善言天於徵人
兮偉子韋之良誨嗟世降而俗晦兮慨天道其誰知
忘對越之有戒兮昧陟降之在茲幸今天之命哲兮
屬眎警於璿璣勞宸心於責已兮渙玉音於敷惠彼
高高而在上兮應有聞乎斯語吾將闕帝闈而上懇
兮臚下民之衷腸弛過怒之赫赫兮降瑞貺之穰穰
仰玄穹以答休兮企天良而倘祥

天地設位而易行于其中賦

王寅增廣會試

夙余妙觀乎元化兮覈至象於窈冥大運回斡其不

息兮謁群彙之生生彼盈兩間者莫非易兮感一理
之攸行諒二儀之既奠兮認萬化之斯著原夫馮翼
之鴻濛兮兆厥初於玄素惟無形其可覲兮獨有理
而先寓包至顯而藏微兮妙厥陰之舍陽迨道器之
既辨兮清濁分以圓方仰穹窿以日運兮廓彌高兮
蒼蒼俯磅礴而持載兮渺無垠其茫茫位既定於高
厚兮化卽妙於亭毒機緘動而不已兮萬殊紛其相
錯具太極於物物兮粲神理之昭晰偉乾道之變化
兮富坤元之生物式際天而蟠地兮信無往而非易
風颯盪兮雷霆怒認示象於相薄山嶽峙兮川澤融

驗著形於通氣觀日月之運行兮識盈虛之有數釋
寒暑之推歛兮悟進退之合度惟動息之含生兮暨
草木之榮悴儘性命之各正兮亦造化之機杼理已
顯於肇闢兮象卽寓於幬載出何俟乎龍圖兮畫何
待乎羲皞猗天地之大易兮信運化之神妙闢坤乾
以爲門兮貫元會以終始繫至廣而至大兮諒無外
而無內遠則彌乎宇宙兮細亦該乎物類胥藏用而
顯仁兮無一物之不具肆前聖之觀象兮歷三古而
鏡考登羲文以上下兮依素王而昭志書不可以盡
言兮言不可以盡意匪玄訓之特揭兮夫孰瑩其幽

曠中天地而易行兮寔至道之昭赫
亘一元之渾淪兮閱群品之網緼
聊觀物而融會兮表獨立乎乾坤
綴微辭而繫志兮竊自附乎伊洛之緒
言系曰玄穹蕩蕩坤無疆兮至化彌綸
妙無方兮中乎兩間易乃彰兮惟人
最靈藐中處兮儀圓則方昭厥理兮
知禮存性成道義兮惟聖牖教訓靡
忒兮猗歟合德誠不息兮

玉主報恩賦 庚戌

駕越編余南漑兮機桂水而容與
悲颯動於石尤兮冤潮咽於靈胥
微異聞於下主兮感冥報於劉娘情

金石猶可貫兮恩玉汝其何忘
夙楔琴而跼蹐兮佳冶擅於燕趙
清歌蹋於碧玉兮油壁咏於蘇小
當明珠之一擲兮知許身其有所厭
五陵之薄倖兮傾七閩之豪舉
雖青蚨之罄裝兮豈翠鳥之移棲
嗟藁砧之日遠兮泣春草兮萋萋
流黃暗以機斷兮瑤瑟僵以絃絕
哀香閣之已塵兮泪歸袂之成血
柔腸斷於楚調兮豔字記於崑璞
猶幽恨之不泯兮認孤魂之斯托
伊神情之婉變兮結遺感於冥漠
迨南橐之誨盜兮欵莫援乎征
斬智一誤於羸身兮禍奈慘於沉
流璋江黜以沉碧兮哭鬼車兮啾
啾恫千金之賈害

今庶片玉之除讐力雖微於填海兮報何緩於結草
歸環珮於月夜兮候郡齋以哀告蒙申號於抱鼓兮
滌萑苻而殲慝蒐桓東之赤丸兮返入秦之荆壁徵
昭質之未虧兮儼玉貌之斯在懷前物而響像兮激
故人之驚慨葬既免於鮫室兮威卽尸於鼠輩彼琬
琰之著驗兮終報恩之是資溯余觀於前志兮嘗擊
節而一噫女爲容於悅我兮士亦死於知己猗彼姝
之守死兮固女中之奇士泣幼玉於衡湘兮隕盼盼
於燕子方司理之竊夢兮諒著異於千禩矧埋碧之
糜諗兮匪刻玉其誰知斯足觀夫靈感兮夫孰云乎

情癡輸騷客之高咏兮冠虞初之傳奇俯末俗之庸
庸兮慨義名之多忝節俠稱於賈販兮貞信歸於伎
豔世或疵其佚蕩兮駭下流之皎皎誦江夏之瓊什
兮續餘韻而永詔

箋

擬魯大夫臧孫辰請告糴于齊箋

王寅增廣
嚴詩居魁

使斯民饑也方切周餘之嘆乞諸隣與之盍先齊糴
之請誠非獲已庶紓呼庚恭惟我公君臨以來子惠
爲政體先公七月之訓民有恒心法王制九年之儲
君誰不足佇見諸福之畢至足致屢豐之告祥何圖

倉之紅腐之辰更有野無青草之患道殣相望不啻
瓊尾之流離隰楚無知實慘猗儻之愁苦舉甘捐溝
之瘠誰採涸轍之魚爰思賑饑之方莫如告糴之急
傾困倒廩義固莫先於周窮恤患救災彼亦何忍乎
越視念彼一匡餘業倘思毋遏糴之謨哀此百姓無
辜足解奏鮮食之禍方且大聲而望其仁也亦須重
噐之從而賂焉昔時秦邦曾聞泛舟之役今日齊國
詎緩贖玉之行國庶幾其有恃乎計固無出於此者
臣伏望納臣一得加聖三思爲萬姓之阻饑馳一介
之行李則開口望哺奚但殫恤民之猷布心示誠亦

可盡交隣之道臣謹當靖共爾位職思其居臨事好
謀縱未免不智之誚愛民憂世燕力贊行仁之治

息庵先生別稿上

息庵先生別稿下目錄

殿策

自強

規模

執策

鴻鴈

師古

老

讒毀

幾微

敬

慾

逸

斷

息庵先生別稿下

殿策

王若曰治世固無論已衰世之能自強其國而不至
滅亡者何歟夏攻衰亂而少康克纘禹績周室陵
夷而宣王能致外攘一隅巴蜀魏人畏之如虎江
左典午符堅望風而潰唐至憲宗藩鎮斂猾宋至
孝宗南北無訶皆可謂能盡其自強之道歟錢氏
之據有閩越高麗之退斥唐兵亦可以自強言之
歟予以否德叨承丕續夙夜憂勤若涉淵冰實不
知何者爲自強之策而委靡不振日甚一日申明

法制爲自強之本一 法制墜廢修舉紀綱爲自強之本而紀綱陵夷愛恤民隱爲自強之本而民生日困簡拔賢才爲自強之本而賢士不登訓練兵衆所以自強而兵不精鍊積聚糧餉所以自強而糧多匱乏六者之外別有他策可以自強者歟子大夫云云

臣對臣謹按南宋嘉定中韓榘曰興中國日削時學士真德秀寓直禁林嘗中夜彷徨而起曰此正吾國安危將判之秋君臣上下惕厲圖存之日也遂上籌邊八事以陳自立之策且言人若立志爲自立之本

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慨然流涕痛恨於時君之莫之用也思 欲採掇其言以爲吾 君獻今來大庭獲奉 聖策懇懇一札無非所以咨諏自強之道噫嘻殿下此問其亦吾國家中興之一大機乎臣雖不佞實感斯會請略演真氏之說以對揚休命之萬一臣伏讀 聖策自治世固無論止自強言之歟臣雙擎跪讀方寸自激臣竊伏惟世不能常盛而無衰國不能常治而無亂當其衰也亂也亦必有所以自強之道蓋將以備外必先治內將以禦敵必先修己先爲我之不可勝而人不得以勝我矣先爲我之不可侮

而敵不得以侮我矣是以於其微弱而能奮起者自強也於其偷靡而能振作者自強也雖衰而不危善敗而不亡者亦無非自強之效則信乎自強之爲扶顛持危之要道也雖然國不能自強而所以強者在君君不能自強而所以強者在志志苟不立雖欲強亦焉得以強乎故古之值衰亂之運而欲自強其國者莫不以立志爲本臣請援古而證之夏室幾亡而少康以興周德中衰而宣王乃作噫以有仍一旅而復神禹九州布德兆謀烈哉其志繼共和並政而恢文武舊業側身修行勤哉其志僻處三巴而致敵人

如虎之畏偏安江左而震草木皆兵之威噫任伯仲伊呂之佐者以興復爲志而出師未捷英雄之恨也用蒼生屬望之臣者以保境爲志而偷安已狃志士之耻也當文恬武嬉之日而有平淮之天子則藩鎮自此服矣值北狩南渡之後而有淳熙之英主則金人不復梗矣噫削僭伐叛固憲宗之志也而晚節多悔惜此志之無終鐵杖木馬亦孝宗之志也而隣敵無釁奈此志之莫展以此言之於其志之立不立足以知其道之盡不盡而大其志者其自強也從而大小其志者其自強也從而小至若臨安異人盜竊之

雄也而朝獻大梁之篚暮修沙陲之幣安市孤城負
固之國也而雖退貞觀之師莫遏世勩之兵旣無其
志之可言亦何自強之足論哉伏願 殿下其監于
茲臣伏讀 聖策自予以否德止自強者歟臣雙擎
跪讀方寸益激伏覩 殿下以神聖之資受 祖宗
之業值艱虞多難之秋而奮與發有爲之志宵錦肝
玉而不自以爲憂勞涉冰蹈淵而猶益殫其戒慎其
所以謀謨規畫爲自強之策者亦旣至矣噫噫曩日
之事卽古公避狄之權也而惟我 先王之所以自
強者猶積德行義之太王也噫噫今日之勢卽西伯

事昆之智也而惟我 殿下之所以自強者亦發政
施仁之周文也是宜國勢益壯永絕委靡之患治道
彌隆自致鞏固之盛而獨奈何事多違心治未後應
百度俱墮而衆弊隨蔓以貽我 聖明之憂者多矣
嗚呼臣嘗聞古有楚昭王者當吳兵入郢之後求用
舊典五官得法而楚國復強臣以是知修法制爲自
強之本而今也法制隳廢無關石和勻之美矣臣嘗
聞古有晉文公者當惠懷無親之餘定名卞物以飭
綱紀而晉國遂霸臣以是知振紀綱爲自強之本而
今也紀綱陵遲無棧樸假樂之盛矣臣又聞吳闔廬

之東破越西擊楚也巡孤寡於國中而老弱皆奮分
熟食於行陣而壯者忘死臣於是知自強之又在恤
民而今日之民窮日劇臣又聞齊威王之與六國而
爭強也置盼子於高唐而趙漁不東守黔夫於徐州
而燕人祭北臣於是知自強之又在得人而今日之
才難日甚臣又按齊桓公自魯反齊而理司馬蒐獮
之政修技擊卒伍之制則此自強之又不可不鍊兵
也然今之疲兵弱卒猶可謂之能鍊耶臣又按蜀諸
葛亮屯漢中而木牛運郿閣之米耕者雜渭濱之
民則此自強之又不可以不峙糧也然今之空困虛

廩猶可謂之能峙耶嗚呼明明 祖宗有典有則而
不修之如此勉勉我 王綱紀四方而不振之如此
民惟邦本而根本之一傷也如此才爲世需而人才
之難得也如此而况國以兵衛而無兵而衛國則非
所以自強也兵以食養而無食以養兵則非所以自
強也噫噫苟爲如此而猶不知所以自反則夫豈特
不能自強而已臣竊恐危亡之禍迫在朝夕而終莫
可以救此有識之所爲寒心而志士之所以流涕者
也如臣疎野亦憂時之一書生也東臨滄海非無欲
蹈之志而生逢聖世不忍便訣北望天闕非無欲叫

之忱而迹滯泥滓無路仰達徒以褐衣之賤而想九重之衣不解丙藿食之微而念吾君之食不甘味恒自感慨于中則久矣何況今者獲承格汝之恩正值可言之會臣安得浪黜緘結不一竭所懷以孤我殿下大有爲之志耶嗚呼臣聞功崇由志業成由志此志所向何事不做是故匹夫有志猶且必成則而況於人主之有志於治寧有不致其治者乎志王志帝猶且無難則而況於人主之有志自強寧有不底其强者乎由是言之今日之患其殆由於殿下之酒未能自強其志而然耳噫嘻卑棲會稽非越之耻

乎人也吾國與越同耻經營楚丘非衛之弱乎今也吾國與衛同弱扶傷補敗非燕之勞乎今也吾國與燕同勞則至於其志又何爲而獨不同乎夫抱冰握火吾國之所宜同者此志而百度恬憺徒事宴安彌文粉飾有似豐亨則今日殿下之志其不幾於弛耶夫大布大帛吾國之所宜同者此志而後宮弋綈未聞於漢帝永寧繡襦罔戒於宋祖則今日殿下之志其不幾於弛耶夫吊死問孤卑辭厚幣吾國之所宜同者此志而便嬖巧諂式悅於宸聰而蒼生怨咨未徹於九重輿馬亦玩悉具於內府而草野賢能

未登於朝廷則今日 殿下之志其不幾於弛耶一事而弛其志而 殿下之不能自強其志者多矣以此志而修法制法制安得不紊以此志而振紀綱紀綱安得不隳其亦無怪乎民窮而才乏兵單而餉缺而國勢之日陷於危也嗚呼周臣王亦有言曰觀其失之之由而知所以治之之術治之之術在於反其失而已爲今之計亦莫若先反 殿下之志苟 殿下能惕然而興慨然而奮以自勵其志曰吾國之弱也何如而吾可以偷其志乎吾國之衰也何如而吾可以狂其志乎吾國之耻也何如而

吾可以情其志乎惟以強其弱振其衰祛其耻爲志以之而明法制而法制必明矣以之而整紀綱而紀綱必整矣以之恤民而民必有親上之義矣以之求士而士必有爭湊之效矣不待士卒之鍊糧餉之峙而國家之威靈將弁然被於毳漠蠻海之外是非特自強而已雖南焉而洗兵鯨海北焉而放馬天山亦何不可之有哉臣伏讀 聖策自子大夫止悉著于篇臣雙擎跪讀方寸彌激嗚呼自強之本唯在立志而有君無臣亦未有能成其業者也是故以少康爲君而其臣則靡也艾也以周宣爲君而其臣則吉甫

也召虎也至於蜀之諸葛三代理人物也晉之安石一時偉人也皆能輔其主以盡自強之道以成中興之業則凡今之計亦莫若得其臣如靡如艾如吉甫如召虎如諸葛如安石者委之以股肱之任托之以魚水之契以講自強之策則譬若以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其必有功成治定之效而亦足以並美周夏而駕軼乎漢晉矣豈不休歟臣謹對

王若曰幾者動之微也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大哉幾乎唐虞三代之際固無幾微之可憂而君臣勸戒必於幾之一字眷眷相勉者何也至於後世

之言治者莫盛於漢唐宋而及其至於危亂也則必有危亂之幾而當時人主未聞有審其幾而轉其危者其故何歟其所以危亂之幾可得聞歟惟予否德承此丕基察天理人欲之分致擴充遏絕之功而弊癘滋蔓亂亡將迫微者顯隱者見而不止於幾而已試舉其大者言之天變見於上民怨興於下朋黨熾於內邊圉疎於外其它非常之災可愕之變咸萃於今日國勢奄奄殆至不可收拾將時值厄運不由於人事之得失歟抑予所以審幾察微者未盡其方而然歟何以則豫立前定灼

見而審處無使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歟子大
夫必有炳幾之見其各悉陳無隱

臣對昔者臣竊嘗觀於欵噐而有感乎心喟然而嘆
曰是噐也雖欵而未墜因是而正之其安也在茲因
是而傾之其覆也在茲噫嘻其將安將危之徵乎其
盤石累卵之兆乎思欲以審幾轉移之論一與有此
噐者講劇之雅矣今來昕庭獲奉大對一札清問惟
幾是詢噫幾亂幾治罔不容髮國之與噐其理奚殊
臣言雖小請以喻大臣伏讀 聖策白幾者動之微
止可得聞歟臣俯而念仰而頌曰不見是圖惟我

后之聖也臣竊惟大凡天下之事動而猶微者幾也
兆而未著者幾也蓋治亂相因而所由分則有幾吉
凶互倚而所由別則有幾苟不先審其幾其亦奚以
成天下之務而措國家之安乎是以古之善爲治者
必於其幾焉察之戒謹乎毫忽之微防範乎萌芽之
始于以制治未亂而保邦未危則幾之時義不其大
歟雖然萬務之機要至繁衆事之兆朕難見謀始之
道固係於幾而察微之方惟在於明知幾其神惟明
明后臣請援古而明之卓矣唐虞猗歟三代旣臻大
猷之治寧有可虞之幾而惟時惟幾帝庸作歌惟幾

惟康禹以告舜而兢業萬幾又聞於臯陶臺臺勸戒
之論惓惓幾微之際矣噫既聖猶然矧爾未聖在古
尚戒而况叔季然而降及後世雖或小康而及其禍
亂之相尋莫聞幾微之預察西京曷喪喪於外戚而
幾則在於建始東都奚禍禍於閹豎而幾則在於永
元至若藩鎮跋扈則亡唐之幾也夷狄侵凌則覆宋
之兆也噫何亡無幾而不察則難救何幾不審而不
明則罔察終始慎與惟明明后臣伏讀 聖策自惟
予否德止今之視昔歟臣俯而念仰而頌曰克艱厥
后惟我 后之德乎臣伏觀 殿下嗣服在初政化

維新承三聖精一之訓戒一日有萬之幾謂天命哲
其幾則在今謂天命吉其幾則在今夙夜祇懼儆戒
无虞而一念之萌必戒慎平理欬之分一事之興必
研審乎注措之先其所以慎微防患而杜危亂之漸
者靡所不用其極則是宜亂萌自消治效漸著而獨
奈何近日以來衆弊益滋危微日見疇昔之患猶微
而今不特微而已曩日之憂猶隱而今不特隱而已
嗚呼蒼蒼在上降監下國則一喜一怒即興亡之機
也而陰陽乖和日月薄蝕湯旱連年魯彗彌月則逢
天譴怒是又何幾耶蚩蚩在下爲此邦本則一怨一

懷卽安危之兆也而饑饉存臻此離斯極商氓保抱
周黎靡遺則哀良勞怨是又何幾耶嗚呼牛李病唐
洛朔傷宋而今日朝廷傾軋之日劇則分朋背公危
哉是幾也渠丘亡莒鵲岸禍楚而今日邊圉捍禦之
日疎則不備召戎危哉是幾也嗚呼人君之所以父
事者天而天心無回豫之幾人君之所以子育者民
而民生無胥樂之幾內而百僚和協難期外而三邊
壯固無日以至於非常之災可愕之變莫不咸萃於
今而國勢奄奄殆不可復振則宜 殿下之惕然警
懼然戒慨然發策特以幾先之道下詢於韋布之臣

也臣不敢知時值厄也不由於人事之得失而然歟
抑不敢知 殿下之所以審幾察微猶未盡其方而
然歟噫如臣聾瞽墮填冥行顧何足以明得失論事
機以稱塞明旨之萬一雖然臣嘗聞之矣以日月之
明也而寸雲以蔽之則或不能不昏以河涇之濁也
而片膠以澄之則或不能不清今者 殿下神聖其
猶日月而微臣愚暗奚啻濁涇臣請以片膠之澄以
決寸雲之蔽嗚呼人君之德孰有大於明者乎帝典
贊堯無過峻德之明鄒書論舜亦言庶物之明居上
克明成湯之明也內而文明姬文之明也爲人君者

苟能盡此之明焉則難諶者天意而察之以是明無
恒者民心而審之以是明近燭乎朝廷而賢愚畢照
遠覽乎邦國而疆域以安其於吉凶治亂之幾亦莫
不有燭照數計之明而為謹始防微之圖矣由是而
言之今 殿下之所以不能消弭亂者其無乃或
有慊於審幾之方而今 殿下之所以不能審察幾
微者亦無乃或有慊於克明之道歟嗚呼一念雖微
善惡有幾則 殿下於此非不審也而蝸蟻之中幽
獨之地或有所遺察一事雖細吉凶有幾則 殿下
於此非不審也而建施之始端倪之露或有所遺照

以至於天有培覆之幾而或不知其所以享民有向
背之幾而或不知其所以恤賢邪罔分而進退之幾
迷焉彼我難度而強弱之幾失焉勾萌不折而遂致
千尋蟻穴失封而終至决堤浸淫輾轉禍亂將迫則
天心安得以不怒民生安得以不怨而朝論之貳邊
圉之疎亦其理勢之所必然者也嗚呼所貴乎明鏡
之鑒者以其能照也所貴乎離朱之目者以其能視
也所貴乎人君之明者以其能審其幾微也有所不
照磨其光而已有所不視拭其翳而已有所不審盡
其明而已為 殿下今日之計亦莫若務盡格致之

方益勉省察之道以先明其在我之明峻德惟明與堯同明庶物是明與舜同明而至若湯之明又之明亦莫不以爲已明其作於心也必先審乎其微曰是善幾歟是惡幾歟以之擴其善而遏其惡其發於事也必先察乎其始曰是治幾歟是亂幾歟以之培其治而消其亂知天怒之爲某事之應也則亦必審其幾而思所弭之知民怨之爲某事之召也則亦必審其幾而思所泰之其於朝著也邊備也又莫不審其互黨之幾疎虞之端而盡其救焉則將見仁愛天心回怒爲慈可畏民巖革怨爲和薦紳協恭而爭競之

端以息疆域靜謐而綢繆之備永固凡所謂危亡禍亂之徵皆將轉以爲休禎嘉瑞之兆而終亦無可畏之幾矣豈不休哉臣伏讀 聖策自子大夫止悉陳無隱臣俯而念仰而頌曰樂取於人惟我后之明乎臣旣以明之一字仰陳於前請復以六幾之當戒者申詔于後夫德吉德凶國治國亂苟究其源罔不在初則嗚呼今日非 殿下之初乎土堦茅茨幾則在初琪室瓊宮幾亦在初嗚呼 殿下可忽此幾投珠抵璧幾則在初鉅橋鹿臺幾亦在初嗚呼 殿下可忽此幾靈囿麇鹿固由今矣瑤池八駿亦由今矣嗚

呼此幾 殿下戒哉周宮脫簪固由今矣漢殿倚瑟
亦由今矣嗚呼此幾 殿下戒哉置匱設鼓其在今
矣蔽旒塞璵亦在今矣言路開閉存亡之幾也嗚呼
殿下戒茲在茲蒐英獵俊其在今矣進諛悅讒亦在
今矣賢佞用舍興喪之幾也嗚呼 殿下戒茲在茲

臣謹對

王若曰自古國家經濟之時君臣之間必有大規模
以爲定論而終始成就其功效亦大夷考詩書所
稱皇王之世訓謨備矣何者爲規模定論歟准陰
登壇之論鄧禹杖策之說武侯之於漢昭烈元成

之於唐文皇王朴之於周世宗趙普之於宋太祖
皆有定論而成效其間得失優劣亦可詳言歟予
以否德叨承丕緒非不欲修明政教以爲久安長
治之術而悠悠泄泄未免姑息詢諸廟堂議論多
歧或以爲更張時政隨事變通今日之急務或以
爲遵守成憲修舉廢墜爲政之要道未知何者爲
得歟予中夜疚懷罔知攸從此外別有何策可以
恢一代之規模以致從欲之治歟予大夫亦必有
所揣定於中者其各悉陳無隱

臣對臣竊嘗觀世之營宮室者必先畫宮於盈尺之

以爲夏閣燠以爲冬室侈以爲珎臺文館魏
堵凡涼以爲夏閣燠以爲冬室侈以爲珎臺文館魏
以爲疊榭層軒其高低鉅纖曲盡制度及其旣成而
較諸所畫則蓋無毫髮之差焉臣於是喟然而嘆曰
良哉工師之能是足爲爲國家得賢才定規模者法
矣思欲以一得之愚排閭闔入九重而爲吾君誦
者雅矣今我主上殿下以齊堯並舜之聖有規唐
法虞之志臨軒發策特以定規模爲先噫如臣不佞
初見君父豈敢遽爲大言高論以自比於識時務之
士乎雖然其有感於梓人之事則有之臣請竭素蘊
以對臣伏讀 聖策自自古國家止亦可詳言敷臣

圭復再三不勝隕越于下臣聞宋臣范成大有言曰
自古將成一代之功業必有一定之規模蓋先事而
定計使措於事者莫不由此之計因時而立制使施
於時者莫不遵此之制則此爲治者之不可以不先
立規模者也是以自古國家之興也上必有明君而
咨諏之下必有良佐而謀謨之于以審察時勢而若
掌之指裁度事理而如燭之照終致事與言酌功隨
志借則信乎有定論者必有成效也雖然規模不能
自定必資識時之俊傑俊傑不能自用必待任賢之
良辟故爲治惟在得人得人莫若以身臣請援古而

證之嗚呼堯舜爲君而益稷爲臣則斯其世爲唐虞而書爲典謨乎湯文在上而伊周在下則斯其治爲商周而言爲誥訓乎訐謨至矣契合隆矣皇王上世卓矣何論嗚呼登壇有將進傳檄三秦之說則漢帝天下自此定矣杖策有上勉延攬群雄之策則白水

中與於茲決矣當襄陽訪士之日已判三分之勢割據鼎峙孔明之見驗矣方貞觀勵政之初獨勸仁義之化斗米三錢元成之說效矣周得王朴而首獻平邊之議則先唐後漢一時之奇策也宋任趙普而先訪弭禍之道則銷兵罷權萬世之長筭也嗚呼惟彼數代之君各任一世之才或成開創之業或恢中興之烈而其間施設自有規模考其始終咸能成就得失優劣臣又何贅伏願 殿下其監下茲臣伏讀聖策自予以否德止從欲之治歟臣圭復再三不勝隕越于下臣伏覩 殿下聖不世出志大有爲念祖宗付托之重而軫國家休恤之幾憲章祖述動法先王謀猷設施必屈群策一味憂勤三載于今是宜揣情合機而筭無遺籌方物發慮而效若執券以修一代之政教以成萬世之治安而獨奈何近日以來九重之憂勞雖切一時之規畫靡定悠悠泛泛姑息

是事夫周官日怠職憂無人晉務多曠恪勤未著則
噫嘻此詩人所謂天方蹶無然泄泄者非耶虞廷
若采僉同難期漢朝雜議論說多歧則噫嘻此詩人
所謂發言盈庭誰執其咎者非耶嗚呼自古論治不
過因革之兩端而惟今所爭亦在遵更之二道法久
則弊生物窮則思變改絃易轍乃救時之先務則於
是乎有變通之論焉循舊則易理法古則無過修廢
舉墜亦為治之常道則於是乎有遵守之說焉夫漢
儒莫名於仲舒而仲舒之言治也必曰琴瑟不調必
先解而更張則以仲舒之言度今日之勢隨時更革

固亦未為不可宋相莫賢於君實而君實之為政也
亦曰宮室雖敝非大壞則不更則以司馬之意較今
日之政姑守成憲蓋亦似乎得宜而甲乙以之逕庭
彼此因而矛盾考之實用而厥效未覩求諸成務而
為害實大則宜 殿下之疚心於中夜發嘆於臨朝
至詢韋布之臣而求聞折衷之言也如臣膚淺顧何
足以論利害明得失而裨聖慮之萬一乎雖然臣嘗
聞之矣得般倅之巧而後可以付之宮室雖以之下
易一椽不更一楠是在般倅雖以之取北山之木輪
隴蜀之材改棟楹而輪奐之是亦在般倅得夔曠之

聰而後可以付之琴瑟雖以之不易一不更一絃
是在夔曠雖以之裁嶧陽之梧截龍門之桐和宮商
而更鼓之是亦在夔曠其不可以人人而能之也明
矣由是觀之方今之患不在於規模之未定惟在於
議論之未一不在於議論之未一惟在於人材之未
得臣請得以溯其源而悉告於前嗚呼今之受
下委用之重者多矣聞 殿下政令之發者衆矣其
戴峨冠馳高軒洋洋施施以日糜 殿下之廩粟者
亦不爲少矣然而托之以心膂之寄者其果有韓鄧
之才乎任之以巖廊之責者其果有王趙之略乎搜

之巖穴而不見諸葛之賢求之在廷而亦乏元成之
直未有一人能發奇策未聞一籌能裨國計則噫嘻
是尚可謂國有人乎凡 殿下之所以遵更靡決規
畫不定求治雖切而食效猶邈者此何莫非由於不
得其人而然乎然臣嘗思之漢祖之韓信固可謂才
矣然光武之興也則不必韓信而用鄧禹光武之鄧
禹固可謂才矣然昭烈之興也則不必鄧禹而任諸
葛柴宗不借魏徵之諫諍而以一王朴展經營之略
宋祖無待王朴之謨畫而以一趙普建長治之策方
今之世亦豈無一人足以了一世之事者乎獨患求

之不誠而任之不專耳今 殿下誠能推誠接物屈
意下士以漢高養民致賢之心爲心以是心而求賢
則世雖無韓信而豈無如信者出而贊一世之規模
以光武推心置人之心爲心以是心而求賢則世雖
無鄧禹而豈無如禹者出而贊一世之規模以昭烈
訪孔明之志有文皇任魏徵之誠則孔明魏徵雖不
可得而環東方數千里之大亦豈無一人之如亮而
如徵者乎以周宗識王朴之智有宋祖用趙普之誠
則舉東方億兆之衆亦豈無一人之如朴而如普者
乎苟如是有所不謀謀之必成有所不籌籌之必得

庶見規模之先定寧有遵更之失宜哉嗚呼規模之
定固在得人而得人之本又在於 殿下之身伏願
殿下修其身以得其人既得之又任之專則天下無
不可度之事而規模從而定矣臣伏讀 聖策自子
大夫止悉陳無隱臣圭復再三不勝隕越于下臣聞
定天下之計者莫如斷成天下之功者莫如久諺云
亂絲之棼也以刀而絕群言之滑也以斷而決此言
何謂也能斷之謂也諺云溜不斷者終至於穿石法
不沮者終至於治國此言何謂也能久之謂也雖得
賢才而必斷而後規模可定雖定規模而必久而後

治功可成伏願 殿下既定規模而行之以斷持之
以久則天下無不可成之功而國家從而理矣臣謹
對

王若曰人主所敬者三曰敬天敬賢敬心忽天者亡
慢賢者亂放心者危可不敬歟上古聖帝明辟罔
不敬此三者而致治其敬之道可詳言歟後世后
辟能敬此三者而治安者其不能而亂亡者亦可
歷指歟予以否德忝居寶位顧諟明命夙夜寅畏
旁招俊乂致敬以禮操存此心罔或怠忽于今三
載矣雖不敢以古者欽若明揚精一之道自期而

冀或免其矯誣侮慢放肆之患者矣以今所覩大
不然矣上天怒予災沴相仍而敬天之效邈矣賢
能遺野摺紳寂寞則敬賢之誠安在波蕩駟奔憤
憤擾擾則敬心之功徒勞是予雖欲敬此三者而
不得其要歟何用功若此而食效無期歟如欲天
休滋至俊乂登朝清明在躬以致至理其道何由
子大夫必有敬天敬心之道沉潛講究欲效於時
以賢自期者其各悉著于篇

臣對臣聞昔周成王初服紹皇天明命任周召爲輔
而其君臣上下所以疇咨而勸戒者悉見於周書敬

天之命載於宅洛之誥籲俊尊帝著於立政之訓而至於規警君心尤極惓惓一則曰皇自敬德二則曰王敬作所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惕然而思曰大哉敬之爲德以碩輔贊明王惟此敬而已以初政論先務亦此敬而已苟能敬此三者於爲國乎何有思欲以所得於遺經者一陳於吾王訪落之日雅矣今我主上殿下當成王勵精之年盡面稽天若之誠旁招旣勤操存亦至猶不自滿暇于心曰予其猶未克敬耶博問好察至及於韋布之臣臣於是拜手稽首曰都吾王能敬上帝可格矣吾王能敬巖穴

可空矣吾王能敬本原可澄矣臣請以受人之微言敬復休命之萬一臣伏讀聖策自人君所敬者止亦可歷指歟臣俯而念仰而頌曰大哉王言一哉王心臣竊伏惟人主之所當敬者三曰天曰賢曰心是已蓋難諶者天而正敬可以享天共理者賢而惟敬可以致賢宰化者心而惟敬可以存心一有不敬亂亡隨焉古之聖王知其如此也故必靈承奉若以盡其祈命之道尊禮聘招以務其尚德之實齊莊整肅以端其出治之本則信乎三者之敬實是爲國之要道也雖然事雖有萬變而本則在一心昭事感通

固以此心而貴德尊士亦以此心苟能先修其敬以治其心則以之事天而天無不享矣以之待賢而賢無不致矣爲人辟者盍反其本臣謹稽隆古繼天立極而聖后作得賢共乂而至治興心法相傳而玄德著其曰欽若也欽崇也祇承也皆所以敬乎天也其曰惇德也佑賢也用章也皆所以敬乎賢也其曰精一也懋敬也緝熙也皆所以敬乎心也斯其爲唐虞之隆乎斯其爲三代之盛乎降及後世之治明有賢辟之出而其所敬天非古欽若之敬也其所敬賢非古惇德之敬也其所敬心非古精一之敬也則其治

也不足貴而况於以慢而致亂乎其安也不足論而况於以肆而底亡乎孟子曰非堯舜不陳莫如我敬王伏願 殿下懋敬厥德而留心焉臣伏讀 聖策自予以否德止其道何由臣俯而念仰而頌曰大哉王言一哉王心於戲惟皇天眷我國不惟 殿下受天保佑謂天命之靡常而思以敬迓之愛賢才之不得而思以敬禮之念人心之易放而思以敬存之兢兢萬幾持此一德洞洞一心敬茲 者夫以臣而觀於 殿下之所事則高高降監庶幾有欽若之享矣以臣而觀於 殿下之所任則明明舉揚庶幾有俊

又之造矣以臣而觀於殿下之所存則惺惺不擾庶幾有精一之修矣然而以臣而觀於今日則一何與所期刺謬而不相副耶嗚呼仰察乾文瘳怒彌甚水旱連仍災沴荐臻則對越雖至而敬天之效逾邈外觀朝廷賢俊日遠幽隱未搜搢紳無人則束帛雖勤而敬賢之誠莫孚內省君心怠肆或間明鏡易塵止水未澄則懲治雖切而敬心之功徒勞噫所敬惟天而天不享也如此所敬惟賢而賢不進也如此所敬惟心而心不存也如此一念纔弛而萬事或墮大本既錯而衆瘼俱滋宜殿下之惕然警瞿然戒慨

然發策於大庭之間也臣不敢知是殿下之徒知當敬而猶未能敬而然歟抑不敢知是殿下之雖曰能敬而猶有未盡而然歟是何以以殿下用功之勤而無今日致治之效歟今臣疎賤之臣也當賢才競進之口而身伏草野望君門九重之天而迹阻泥滓其於吾君克敬之功心德之蘊固亦無由而窺淺深而論得失然臣嘗聞於古人之訓則有之矣傳曰尊心養性所以事天此言惟克敬其心而後天可得而事也詩曰敬慎有儀以近有德此言惟能自敬慎而後賢可得而近也是故以放勳之大聖而其

所以揚仄陋而若昊天者實本乎欽明之德以成湯之至德而其所以旁求俊彥而克配上帝者亦本乎日躋之功以此言之臣竊恐殿下雖欲敬此三者而猶未能知敬心之爲敬天敬賢之要也雖知敬心之爲要而猶未能盡敬心之方也臣聞不直則道不見臣請以直內之說爲殿下冒鈇鉞而言嗚呼戒慎未聞恐懼未睹上帝臨汝神明在傍者此所以敬此心也而一有毫忽之怠則非所謂敬也不東不西不參不貳暗室亦欺屋漏無愧者此所以敬心也而一有晷刻之間則非所謂敬也今夫桓圭袞冕黼座

巍巍則臣固知殿下於此固嘗肅然而持其心矣然而紛華波蕩外物交誘則殿下於此其亦能有此敬乎和鑿鳴珮百僚雍雍則臣固知殿下於此固嘗穆然而齋其心矣然而幽獨得肆私慾或間則殿下於此其亦能有此敬乎左經右傳儒臣濟濟則臣固知殿下於此固嘗湛然而澄其心矣然而姬嬪在後便嬖在前則殿下於此其亦能有此敬乎心之未敬而欲以敬天則蒼蒼在上者烏可以格乎心之未敬而欲以敬賢則囂囂在野者安得以致乎是亦無恠乎凌犯薄蝕而諱謫日降高蹈遠引而賢

能莫進則夫宋儒朱熹所謂天下萬事無一不本乎
人主之心者此正 殿下今日之所當惕然而加之
意者也苟 殿下誠欲敬此三者則必先懋其敬心
之功以爲敬天敬賢之本執玉奉盈以持此心臨深
履薄以戒此心動而昭昭既盡此敬而靜而冥冥亦
盡此敬顯而大庭既盡此敬而微而深宮亦盡此敬
則將見清明純粹萬善以出嚴莊專一衆慾皆除以
之敬天而天心悅豫百祥駢臻矣以之敬賢而賢能
赴集庶績咸熙矣雖然三者之敬敬心固爲要矣而
其所以敬心者又在於誠惟誠而後可以無間斷之

愚惟誠而後可以無私邪之雜而敬心之功始全矣
伏願 殿下克敬克誠終始無怠焉臣伏讀 聖策
自子大夫止悉著下篇臣俯而念仰而頌曰大哉王
言一哉王心嗚呼人君之所敬固莫重於天與賢與
心也然臣聞傳說有言曰王司敬民此言民不可以
不敬也今 殿下策臣以三敬之道而獨不及於民
者抑又何歟噫噫今日之民窮極矣今日之民事戚
矣一年旱民無產二年旱民胥渙嗚呼此憫旱之辭
也春無麥民菜色秋無穫民填壑嗚呼此傷農之謠
也是正周詩所謂靡有子遺孟軻所謂救死不贍者

也凡人之於其子有見其毒於饑餓而不吐哺以救
見其淪於丘壑而不引手以援是非人情也今 殿
下有父母之責於良亦安得晏然恬然不一施煦濡
之澤哉苟 殿下誠能行仁政以悅民心罷雜征以
紓民力抑浮費以惜民財以盡其敬民之道焉則是
豈特斯民之幸抑亦 宗社國家之幸也伏願 殿
下留神焉臣謹對

執策

問鴻鴈羽族之微者而載於易詠於詩共擬象比
興可得而言歟汾河天子奚播於歌雪窖羈臣奚

繫其足歟大夫之用贄婚禮之用奠抑何義歟記
於曆候登於廟樂亦有所取歟鴈字誰教書之鴈
行誰教序之殘星幾點北風雨雪其韻孰勝長門
孤燈伏波流影其恨孰深大抵鴈者隨陽之鳥則
陽者君子之類也何以鴻漸何以冥冥而弋者之
果何心歟子諸生必有所窮格者願聞其說

對愚也江湖浪迹人耳盟鷗鷺友鶴鵠雖無斯世之
念而仄聞 聖明在上鴻化丕暢思欲一執贄謁於
大人君子以窺清朝之治者久矣今來禮闈執事之
問特及於鴻鴈噫振翮耀羽揚彩乎朝廷殆與執事

道司而秋方深矣霜已落矣辭寒就暖又當其時則
執事之所以問其有感於斯乎愚雖不敏請以所遊
於江湖而知之者爲執事伸喙焉遂爲之說曰凡物
於天地之間羽而飛者厥族非一而惟鴈也特其微
者也然而知寒知燠智莫尚矣時往時來信莫大矣
群焉而不離如其仁也序焉而不紊如其禮也其隱
其見又能不失乎其宜則彼雖物也亦奚可以物而
微之是以聖人或引以爲喻詩人或詠以爲譬或用
於禮或歌於樂愁而見也或惆悵於別離之際恣而
聽也或累欷於寂寞之時噫物雖無情人自有意因

物興懷固安往而非感而隨陽背陰或翔或集蓋亦
類乎君子之道則可以橫目圓顙而不如羽而飛者
乎請因明問而白之曰漸陸見於易曰遵渚曰鳴澤
見於詩其所詠載罔各不一而若稽擬象厥有旨哉
至於秋風汾水節屆南歸則覽物抒思見劉郎之雄
才中原萬里消息無憑則尺帛繫足傳子卿之音書
大夫爲贄厥象安倣吉士用奠厥義何在賓鴻有期
乃著於月今朱鴈爲歌亦登乎廟樂翩然而舉竒哉
自然成字群然而翔異乎粲然成行若其殘星數點
倚樓之詠北風驅鴈鮑昭之詩則詞人競韻孰優孰

勞長門燈暗數聲入耳深閨夢斷塞信難傳則玉貌
添恨誰淺誰深噫羲易之所稱風雅之所比或以君
子漸進而言或以周公東歸而言或以饑饉而言斯
固昭載於二經今不必盡觀縷而惟其橫汾一遊悔
心自胡則武皇之辭其感時乎上林射獵羈臣乃返
則漢使之對其設詭乎贊象有序莫取攝盛則禮經
之制良有以也木落南翔冰泮北徂則曆候所記不
亦重乎至若殊禽見獲比於天馬作為歌詩被之管
絃則愚未知彼所謂瑞者何瑞而陋矣漢家之樂何
足取也且錯落為點聯綴為字一縱一橫者倉頡之

巧也肅然成行秩然成序不亂不紊者王朝之儀也
愚未知孰模畫是孰整齊是若謂有所尸宰於其間
則鑿矣而其比於薨薨而穢穢者亦可謂靈矣惟彼
登高臨遠見橫塞而興嘆歲晏風霜詠南飛而寄懷
騷人吟賞感則同矣挑燈側耳聞哀響而心驚尺書
未寄望孤影而腸絕怨女幽恨情豈殊也嗚呼或以
鴈而取譬或以鴈而備儀或以鴈而記候或以鴈而
登樂或以鴈而悔萌或以鴈而返國則物雖微也可
取者多矣且彼之噤噤而鳴曳曳而翔者斯固物之
常也物非有意於翔且鳴而羈人遇之或愀愴而掩

弟志士聽之或慷慨而投淚離官斥女結綺羅珠翠
之恨紅閨少婦動關山別離之愁無人不愁無愁不
深夫何以物之無情而其所以感人者若斯之殷耶
豈非以其翔也必於慘慄之晨而情之所感亦多在
於慘慄之晨其鳴也必於淒冷之夜而情之所感亦
多在於淒冷之夜人自恨其恨人自怨其怨雖若無
與於鴈而恨亦未嘗不由是而添怨亦未嘗不由是
而加或觸之而興想或覽之而爲詠所值非一而無
往而非感則又何必較優劣而覈深淺於其間哉噫
愚生今日亦不能無感而共所以感者願與彼數者

不同大鴈者以言乎其輝則固不若山暈孔雀翠之可
飾於物以言乎其味則固不若露鳴霜鷄之可登於
俎或棲息於洲渚之間或翱翔於江漢之涯又非若
鸞鳳鸞鷺之巢崑崙而時蓬瀛特螿螿者之一耳然
而行則隨陽止必辭陰去就有義君子之象則雖謂
之物中之靈亦其宜也當其得時而翔也整翮乎雲
塗耀彩乎天路若虞庭之儀也若阿閣之棲也為治
世之瑞符上九之義則斯乃君子之出而行其道也
如或不得其時而有虞羅之戒值矰繳之施則睨雲
霞而特時指冥冥而遐逝若鵠之舉也若鳳之引也

翔千仞絕四海厲高蹈之節合肥遜之象斯乃君子
之處而保其身也噫如其可翔不苟爲集如其可集
不苟爲翔而殘齒棄腐旣未嘗與烏鳶而爭微梁撮
粒亦未嘗與雞鶩而謀則宜若無忤於物不害其身
而悠悠江海贈者互施杳杳雲霄弋人競慕嗟嗟悲
夫是誠何心吾人於此亦足以惕然而驚慨然而感
者矣而况榮名招忌達宦多猜滔滔未路矰弋皆是
苟能觀時進退因物隱見當昏亂而歛羽遭清明而
奮翼則罟羅何畏機辟無戒其於行藏之道豈不綽
綽然有餘裕哉篇之將終餘意未盡愚請以所感於

中者更申其一二夫刷毛於春江振羽於秋渚寒翔
燠浦暖集晴沙優游自得於江漢之間者斯固鴈之
至樂則其所以遐舉而遠引者夫豈其所願哉盖出
於不得已焉耳惟人也亦然儀清朝翼明時振鴻號
於無窮者斯亦士之至願而苟不遇焉則亦引而避
之而已爲人上者其當使賢人君子儀于其朝翼乎
其時以遂其平生之願也耶抑當使之或遐舉或遠
引以之潔其身而已耶其所以使之遂其平生之願
者在於上其所以使之潔其身而已者亦在於上執
事倘不以愚之言爲狂且濫也何不轉而聞之上謹

對

問人情之易溺而難窒者莫甚於慾之害人而列
在七情之一是亦人心之所固有而不可廢絕者
歟舜所謂人心惟危仲虺所謂生民有欲者皆可
謂之人慾耶聖人於山澤取室慾之象先儒以舟
柁爲制慾之比可得聞其義歟孔子以有欲不許
申棖之剛孟子以寡欲爲養心之要亦可聞其義
歟顏子之四勿原憲之不行均是遏欲而論者以
爲功夫氣像迥然不侔者何歟五峰謂天理人欲
同行異情朱子謂發於形氣者不可便謂之人慾

亦可明下而詳說之歟人慾之目隨時隨處不勝
枚舉而言其大者則不過曰飲食男女名利財利
而已四者之中亦有輕重清濁之可言歟今有人
於此四者之中或有能制於此而不能絕於彼者
其故何歟學者如欲寡慾而治心寡之又寡以至
於無則其用功自何始而澄治遏絕之方亦必有
次第節目願聞其說

對嗚呼世之溺於慾久矣天下熙熙皆爲慾馳天下
紛紛皆爲慾奔一藜一藿猶足朝夕而有必求爲八
珍而五鼎者矣一裘一葛猶足寒暑而有必求爲絺

魚庵先生別稿下
二
繡而文綺者矣一廬一堂猶足與居而有必求爲華
棖而雕題者矣循是而充其類誠有所不可知其所
終者則噫噫此何心也愚也竊嘗有慨乎此恒欲點
檢省察乎吾心而不爲外物之所誘奪者雅矣今來
禮圍獲奉明問夫執事之所欲聞於愚生者斯豈非
愚生之所嘗欲質乎先覺君子者耶愚遂感歎而對
曰夫人之有知也則便有慾夫心之所向意之所著
卽所謂慾也而拘於形氣旣易於流蕩誅於外物尤
難於遏絕則甚矣慾之爲人害也是以固有於人心
並列於七情雖上智而亦然乃衆人之同得則凡所

意欲固不可使之無也而若其沒溺於愛利流放於
私邪始雖緣於人情終乃害於天理則其於慾遏又
曷可以少緩乎嗚呼因於本性而終汨其性生乎其
心而反害其心則治心之要蓋莫切於遏慾而遏慾
之方亦不外乎持敬朱子曰敬所以抵敵人慾人常
敬則天理自明斯言豈欺我哉愚請因是而白之惟
危之旨首發於重華有慾之訓寔誥乎成湯噫生於
形氣固危動而難安生良多慾苟無主則乃亂而因
其有欲遂皆謂之私慾則愚未知其可也山下有澤
蓋象乎窒慾惟船有柁卽比於制慾噫污澤之溷足

以染人則填壑之喻其戒此乎舟柁之運于以行舟
則道心之制亦猶是也悻悻自好人或謂剛而夫子
言其有慾擾擾易放心固難養而鄒聖語以寡慾噫
誘蔽既多外物交撻則雖欲剛而得乎嗜慾常少心
境自清則其下存者寡矣克己以復顏氏所以爲仁
制欲不行原憲所以自修噫人慾淨盡天理之本然
者自全病根未拔私意之潛藏者猶存工夫不侔氣
像自別論者之說豈無以乎天理人慾實不相類而
胡氏倡同行之說人心私慾似而難下而朱子闡各
異之訓噫同發於此心而苟情慾之不節則因天理

而有人慾其流以爲惡者可知有因於形氣而爲道
心之所制則雖人心而亦道心其不可便謂之慾者
亦可知也由是論之古之聖賢之論慾者多矣或戒
其危或懼其亂或喻其當制或言其當寡或殊其工
程而各勤於省檢或明乎辨說而俱嚴於界別則信
乎心之難制固莫大於慾而人之當遏寧有過於慾
者乎嗚呼人之有慾隨感而生以味感也而慾生於
口以聲感也而慾生於耳以色感也而慾生於目以
臭感也而慾生於鼻則人有此身孰無此慾有所榮
焉而欲其獲也有所辱焉而欲其遠也有所利焉而

欲其趨也有所害焉而欲其避也人有是心孰無是
慾而一有所欲終或不制則私慾之害於人者極矣
今以其大者而言之甘毳肥醲腐腸之藥而有欲則
酖焉佳治窈窕伐性之斧而有欲則溺焉奔走乎功
名之途而慾熾於希覬馳逐乎貨賂之場而慾肆於
爭奪輾轉浸淫晦盲彌甚尚何有輕重清濁之可別
而輕乎此者未必能遏乎彼制於前者未必能絕於
後其所以好之或殊其塗而及其至於梏其心而喪
其性固未始不同嗟嗟可不哀哉今且有珠於此論
其照乘不特十二使之價城不特十五卽世所謂明

月隋侯者也而一朝沉於污水溷濁以汨之泥滓以
穢之則執事可不謂惜乎今人性之本明也如此其
可寶而可重者亦如此而其爲慾之所汨又不啻珠
之在污水而已然而人反不識其可惜者抑又何歟
今且有鏡於此其古則歷千年其寶則燭肝膽不幸
而爲塵土之所埋垢穢之所翳埋光匿彩亦已久則
人之見之也孰不欲磨而刮之熒而明之而今獨於
其心之昏於慾乃不思所以遏而存之是又何其不
知類耶夫珠雖沉於溷而其光則自在惟在乎去其
溷而已鏡雖穢於塵而其明則自若惟在乎去其塵

而已人雖溺於慾而其固有之明本然之善蓋未嘗
或亡者則亦在乎去其溺而已今如欲去其溺也則
抑將何道而可乎先儒有言曰敬如磨鏡又曰水至
清而寶珠露其所以清之者卽在於敬矣夫敬是常
惺惺法心苟能敬則靈明是葆自不患於昏昧雖有
私慾何自而萌朕夫敬是主一無適之謂心苟能敬
則專靜不差自不患於膠擾雖有私慾何自而撓奪
夫敬是收斂其心不容一物之謂心苟能敬則裁制
飭檢自不患於怠惰雖有私慾何自而潛藏夫敬是
竦然如有所畏之意心苟能敬則省察警戒自不患

於弛肆雖有私慾何自而滋長夫如是則執事所謂
寡慾以治心以至於無者固未有愈於敬而其所謂
澄治遏絕用功次第亦不可外敬而他求斯豈非敬
之所以爲聖學之成始成終者乎愚於執事之問旣
已復其於一爾然而猶有所竊嘗慨然而未盡據者
愚請得以畢之夫舉世滔滔私慾橫流仁義充塞禮
教墜地則執事之以慾爲問者是豈特論一人之敬
肆而已蓋將以革今世之汚習以復其性焉耳今之
市井閭巷販夫賈豎競錐刀逐什一兢兢以爲利者
是以其慾而溺於營生者也今之曼姬美姝飾粉黛

設形容目挑心招不擇老少者是以其慾而奔於富
厚者也今之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
誅者是以其慾而沒於賂遺者也今之醫方諸食技
術之人博戲馳逐弋射田獵之徒以至攻剽賊殺任
俠兼并之屬走死地如驚者亦皆莫不爲慾之所使
此固後世之常習固無足恠也然而愚嘗觀今之章
甫縫掖名之爲士者皆沒溺於榮名利第之慾而不
知其身之當修今之紆金拖玉垂其官崇其秩名之
爲學士大夫者又莫不徵逐於爵祿朋黨之私而不
知職任之當忠靡靡乎其趨而終莫之知救噫噫可

不惜哉此可爲傷心而流涕者矣雖然抑愚聞諸古
語城中高髻四方一尺夫所以祛一世之私慾以返
乎清明之治者其不在於吾君之日躋也耶執事
其母以愚言爲激亢而幸而轉聞于上謹對

問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然而稽之
於古頗有不然者矣堯禪舜受寔天下之正道放
桀誅紂可謂不師古矣而不害於湯武之德夏時
殷輅宜萬世之常行飾玉建丑可謂不師古矣而
無損於商周之化宣王好俗樂而孟子以爲齊國
庶幾文帝除肉刑而班史稱其漢治爲盛者抑獨

何歟古之禮莫殷於明堂首建於王莽武壘而無
救漸臺長樂之禍古之政莫重於封建始行於漢
高晉武而旋致七國五王之亂何法古之無益而
反有害歟李衛公稱古車戰之制而房琯用之卒
敗於陳濤是猶可諉於不善用張橫渠言期以數
年可復古井地之法朱子以爲平世則誠爲難行
二賢之論不同亦將何取而何合耶惟我國家自
列聖以來以古先王之心行古先王之道凡禮樂
刑政理兵理民之屬莫不酌古準今因時制宜廩
廩庶幾古先王之治今之議者乃以國朝五禮儀

比之古禮猶有異同欲一一以復乎古至於之樂
也之刑也之政也之理兵也之理民也舉將釐而
改之使粹然一出於古而或者以爲國家所用寔
遵大明天子之事不可輕議時王之制不可遽變
人情疑惑洵洵不安豈後世俗汚習陋厭薄古道
而然歟抑亦古今異宜果終不可行歟子諸生皆
通古今達事理必有涇渭於此者如欲斟酌折衷
毋徒泥古以令可行於今其道何由

對末學後生有志嚶嚶惟古之爲嗜嘗見世之爲士
簞土劍則必曰是器古之器是亦古人也遂欲師其

器嘗見世之爲舛弁畫衣則必曰是服古之服是亦
古人也又欲師其服已而復思曰器之古可師服之
古亦可師然豈若師古之心哉堯之器與桀之器同
堯之服與桀之服同卒之堯至聖而桀至愚者以其
心也乃盡棄其器與服而惟以求古人之心爲心思
欲一質於先覺君子雅矣今來禮園獲承明問特以
師古爲目嗚呼執事是真我師愚雖不敏敢不略據
吾懷古之蓄念以復我執事復古之盛意乎竊謂由
今以上自我以前卽謂之古而今之所效固惟上世
我之爲法亦惟前人則此有事者之不可以不師乎

古者也是以凡爲天下國家尤必以師古爲先務苟
取古政教之善者而師之今之政教亦可以如古之
善矣苟取古法制之備者而師之今之法制亦可以
如古之備矣而惟其不能師也故今旣不及乎古而
政教日降古亦不再於今而法制日壞其亦奚以建
久安之績而享永世之效乎嗚呼惟古於今孰非可
師而太上師心其次師迹夫政教法制乃古人爲治
之粗迹而惟至誠惻怛實古人出治之本心與其徒
師其迹以取慕古之名曷若先師其心以致並古之
治乎愚請援古而陳之古之聖莫尚於堯舜堯以天

下與舜舜受堯之天下則後之得天下者宜若師堯
舜然而湯放桀武誅紂又何其不相師耶古之治莫
盛於三代夏之時建子殷之輅以木則後之協時月
如五噐者宜若師夏殷然而商建丑周節至又何其
不相師耶齊王所好好世俗之樂而鄒聖何其言庶幾
漢帝所除除上古之刑而班史奚稱乎盛治古者明
堂王者之堂而建之者何以有漸臺長樂之禍乎古
者封建王者之制而法之者何以有七國五王之亂
乎衛公所稱乃古車戰而覆轍可戒奚敗於陳陶橫
渠所議復古井地而機會須待奚論乎紫陽嗚呼揖

遜征伐莫非順民而厥心則同何害於德文質三統
要在隨時而所因者大曷損其化憂民之念同符先
王則嗶嗶管籥今古何論恤民之政實本仁心則慘
慘荆趾變革亦宜至若竊國之不足並與堂而竊之
篡賊之事曷足道乎踰制之既多其不亡者幸矣漢
晉之失不須論也卓雖古車將非亡將則非車之罪
不善用之過也而正四海阡陌之失可復於數年者
乃言道理之當然收千載廢壞之典難行於平世者
實度時勢之便宜兩賢之論豈相戾哉噫師心者不
須師迹而同迹者未必同心迹雖今也而所師者心

則其可謂之今乎心則今也而所同者迹則亦可謂之古耶古人已矣請言今日恭惟本朝列聖相承其所以爲治者一本於道其所以爲道者一本於心有禮焉以克讓之德爲本蓋師諸帝堯有樂焉以盡善之德爲本蓋師諸帝舜有刑焉以泣辜之心爲本蓋師諸大禹有政焉以治岐之仁爲本蓋師諸周文古之取民莫先什一而我祖宗師之則今之取民亦什一也古之理兵莫善於丘井而我祖宗師之則今之理兵亦丘井也以及至於一號令一施設皆莫不酌古以準今廩廩庶幾古先王之治矣乃者好古

之士首發復古之論輒取國朝五禮之制以質周公儀禮之書經禮曲禮盡摘節文之少異三千三百務求毫末之不差以及乎綴兆之節流宥之典政令之所注措兵民之所規制又皆將長弟脩改以使之粹然一出於古或者以爲吾國之爲治也大本要道咸法先王制度儀章悉遵大明天子之事烏得以輕議時王之制不可以遽變衆言橫起人情胥惑是豈時偷習汚厭薄古道而然耶抑亦古今異宜終果不可以復行而然耶愚也亦嘗耳剽今日之事參以往古之宜竊有所究度於中者夫習綿蕪者不可以語九

賓之筵慣牛鐸者不可以語勺天之音今之曲士淺夫固未足與議於古先王之道至若尚古之論亦不無過於矯者責今之室者而欲易以巢居之古責今之器者而欲返以抔飲之古則是古則古矣又何其不知變也愚則以爲斯二者皆過也有古之不必師者古之迹是也有古之必可師者古之心是也且愚嘗觀於古古於帝者皇也而帝不必師皇之迹古於王者帝也而王必不師帝之迹則古也不師今何爲而必師王未始不師帝之心而帝未始不師皇之心則古也皆師今何爲而獨不師乎夫奚以知其然耶夏

禮用瑚而殷則用璉夏禮立尸而殷則坐尸禮不師其文而所師者心也堯之樂以大章而舜則以韶禹之樂以大夏而武則以武樂不師其聲而所師者心也是豈特禮樂爲然三王不同刑而治五帝不襲政而興七十五貢助雖殊而同歸於恤民鋤稂莠戟巧朴雖別而同歸於禦暴其要亦在乎師其心而已夫今之擇師者其亦師二帝三王之心亦可謂能得師者矣其所謂二帝三王之心者何心也精一執中堯舜禹相傳之心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也誠能得此心而爲師而又必以至誠惻怛而行之

則其所以發之爲政令施措著之爲典章文物夫豈有不若古之患哉禮不必古禮而及其至於與天地同節則古矣樂不必古樂而及其至於與天地同和則古矣刑不必古刑而及其有闔空之化則古矣政不必古政而及其有施仁之效則古矣民不必古之民而及其有皞皞之美則古矣兵不必古之兵而及其有嘽嘽之盛則古矣苟如此則愚安知後之稱今不如今之稱古而亦又安知古之非今而今之非古也耶嗚呼師乎古者莫如師古之心而其所以師之又有本焉曰師吾心而已夫吾心不自有師乎吾反

而求之方寸之中虛靈之境森然道德仁義之法則存焉儼然堯舜用世之典刑具焉吾則就而爲師師吾心之至序者而發之爲禮則其禮之違乎古者鮮矣師吾心之至和者而發之爲樂則其樂之背乎古者寡矣師吾心之惻隱子諒而發之爲刑政兵民則其刑政兵民之不若古者亦幾希矣師乎師乎不在人而在吾心先師張子有言曰當以己心爲嚴師愚之斯言實師乎是謹對

問逸之爲言安也四肢之於安逸性也人情莫不欲逸而古人多以逸爲戒是皆矯情逆性之論歟

益戒舜曰周遊于逸舜大聖也猶以是戒何歟周公作無逸以訓成王其所勸戒之意亦可詳言歟古有垂衣裳正南面恭已無爲者此則可謂逸矣而天下治亦有衡石程書衛士傳餐此則近於無逸而卒至於亂亡其爲效之若此何歟先王以佚道使民君人者逸於得人亦可言其說歟人君以逸爲凶德士則以逸爲高致何歟將降大任必先勞其筋骨操行不軌或至終身逸樂則此又何理歟當今 聖明憂勞乎臨政群臣恪勤乎奉職孜孜圖治亦已至矣而四民皆徂 偷惰百事尚患

於玩愒邦運之樞杌未已疆域之靖謐無期雖有無逸之道莫見久安之效其故何歟如欲使一世轉危爲安易勞爲逸其道何由

對愚嘗江濱而處見朝夕之舟焉者方其涉淺潭履平流人莫不嬉然自逸或觴而酣或唱而舞舵師息役權夫弛功蓋不啻有枕席之樂而俄然之頃風起水湧檣傾檝摧淪墊相屬愚於是懔然失喟然嘆曰斯亦豈不嘗衝犯波濤出沒乎魚龍所宮蛟鼉所窟者乎顧其全於彼而敗於斯者逸與無逸所戒者殊也噫嘻豈惟舟哉思一以觀水之喻仰質於當路君

子雅矣今執事不自暇逸來臨策士之庭特以逸爲問愚亦曷敢不悉心以對以孤我執事懃懃之意乎遂爲之說曰噫厭勞思逸固人之情也有身者莫不欲其身之逸有家者莫不欲其家之逸有國者莫不欲其國之逸所欲有大小而其爲逸則一也然而徒知逸之爲逸而不知無逸之爲真逸則物欲互誘而萬善以隳肆情迭攻而百體失正耽樂銛於矛戟宴安慘於醜毒以身則喪以家則破以國則覆而其所謂逸者適足以自害而已是以古者聖人嘗有戒乎此必先所其無逸齊莊檢束而不怠於毫忽憂勤勞

戚而罔弛於晷刻燕居凜乎坑谷屋漏嚴於康莊修之身而身安施之家而家泰措之國而國平則夫天下之真能逸者寧復有踰於此者哉嗚呼有斲乎逸而不能逸者此徒逸之逸也故其逸也作惡而日勞有不斲乎逸而終能逸者此無逸之逸也故其逸也作德而日休如欲能盡其無逸之道以致夫真逸之效可一言而盡之曰誠而已嗚呼拘於氣質不謂之性則戒四體之佚者豈爲逆其性乎狃乎安肆易失於慾則懼私慾之逸者豈爲矯其情乎伯益佐舜告以罔逸則大聖猶戒兢業之心至矣周公輔成訓以

無逸則冲切是戴勸戒之意尚矣恭已無爲無已太逸而勤於修德唐虞勃興程書傳餐亦近無逸而勞於苛細秦隋以亡治亂殊塗固無足恠也政在安民但爲當爲則佚道之使乃所以爲逸也誠於任賢求人得人則庶績旣熙其所以自逸乎十愆三風固人君之大戒則天吏逸德以德則凶矣而遐蹈遠引定世人之所仰則丘園逸致以致則高矣天將降任必先勞苦則拂亂增益庸玉成予其逸而人之無良終享安樂則殃慶外施抑何取乎其逸由是觀之莫勞於荒寧而憂勤者逸矣莫苦於怠安而警懼者逸矣

欲逸而不必能逸無逸而未始不逸則滔滔今古孰不好逸而能得其逸者又何尠耶惟我聖明初承寶曆其所以儆戒圖治旣無時或逸暨我群僚各率乃職其所以恪勤盡瘁亦無敢或逸是宜能逸於無逸常逸於戒逸百度俱貞而庶政以簡萬民咸和而四方以寧而獨奈何憂勞之效未著怠肆之風漸興綱紀焉日弛政令焉日隳而其逸也玩愒而已庠焉野焉士農日怠宮焉市焉工賈日懈而其逸也偷惰而已邦運殆殆捏杙未已疆宇未固靖謐無期積薪措火人或謂安而春冰朽索惟見其危則噫噫甚矣

其不能逸也愚也當上下不敢違寧之日蓋亦嘗反覆推究乎今日之所以當逸而未逸竊不勝慨然而憂夫商逸則貨匱工逸則用絕農逸則食乏士逸則道窮人莫不以是憂也而愚以爲是憂憂之小者也綱紀弛則血脉病政令隳則手足痺人莫不以是憂也而愚以爲是憂憂之末者也有本乎是者有大乎是者宰相逸而道揆廢君上逸而邦國危苟吾君吾相之所以仰畏恪勤者果已盡乎其道則已苟未能盡乎其道則夫愚之於今日其所以憂治世而危明主者又烏可以已耶嗚呼自古人君孰不欲其

之長治而常至於危亂孰不知其逸之當戒而常至於怠忽此其故何哉於其玩心之肆而不能遏之以無邪之誠於其敬心之弛而不能存之以不息之誠浸浸乎以日入於宴安耽樂而終莫之悟悲夫悲夫且執事獨不見夫天與水乎彼仰而湛湛俯而澄澄終不受霧霧之翳汚潦之濁者惟人之無邪之誠似之彼確然上運而不墜浩然日流而不腐者惟人之不息之誠似之惟其有是誠也故天不特不翳不墜而已以至於萬化芸芸而各安乎其常惟其有是誠也故水不特不涸不腐而已以至於萬川混混而各

安乎其流惟其有是誠也故人君亦不特盡已之性而已以至於萬民熙熙而各安乎其業大哉誠之道也是故易曰閑邪存其誠中庸曰至誠無息爲吾君今日計亦必也先立乎其誠動而昭昭固有此誠靜而冥冥亦持此誠顯而人處固存此誠微而深宮亦保此誠誠之既極德之既純則凡世所謂盤遊而逸聲色而逸玩好而逸者皆不足以弛吾中而亂吾政以之而庶事康而朝廷逸兆民安而四万逸吾君亦將高拱無爲以自逸於穆清之上譬如天之不言而蒼蒼而高蓋不待求其逸而逸自至夫執事所

謂使一世易勞以爲逸者顧不在此歟顧不在此歟篇將終矣復有獻焉愚聞古語云帝者逸帝莫尚於堯舜則堯舜之所以爲逸者果何道耶亦在乎得人而已播時百穀稷勞於稼敬敷五教契勞於教五刑有暇而作士者勞矣八音克諧而典樂者勞矣其勞於下也如此則逸乎上者可知方今之事有類乎昔曠充潦淫連歲阻饑則安得如稷者而使吾君而逸乎蠻夷猾夏匪茹孔熾則安得如臯陶者而使吾君而逸乎噍殺淫哇奪倫已極則安得如夔者而使吾君而逸乎惟執事其以上所陳誠之一言以入

告子 后以勉無逸之德且以下所陳四人者自勉以贊無逸之治焉則斯不亦明良相遇臣主俱逸而如愚不佞亦將與有榮焉詎不幸歟謹對

問物久則弊人久則老老者人之所不能免者也帝堯三祝謂壽多辱箕陳五福以壽爲首孔子以老不死爲賊孟子以莫如齒爲尊聖賢之言不同何歟老聃之髮未生已白彭祖之顏百歲猶童何其變常之甚歟書曰無遺壽者禮曰七十致仕人皆致仕則豈是無遺之義歟耄矣無能石磻之自傷無踰老臣充國之自謂班超則老乞還字廣

則雖老請行抑或有優劣之可言歟李白有青繩繫白日之嘆杜甫有勲業頻看鏡之咏雖出於騷人墨客之語亦豈無所感而然歟大抵人誰不老老者天道之常老誰不悲悲者乃人之情均是老也善其老者常寡何莫非悲也其所悲者不同君子之老固異於衆人之老而衆人之悲亦君子之所悲如欲盡人之情乘物之化無愧於老老無所悲其道何由

對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此非古樂府之辭乎噫浮生易老少日難回遲暮之嘆自古

已然而醉後高歌玉壺何惜鏡裏形容青鬢可憐則
愚生今日亦不無感慨於中者矣茲承執事之問尤
切戚戚之懷遂感歎而對曰語有之木壽者喬人壽
者老蓋少不能常少而至於壯壯不能常壯而至於
衰顏之渥丹變爲鷩皴髮之蒼蒼化而爲白而年齡
往苒老大斯迫則凡人有生其孰免於此乎雖然古
往今來老者非一人人之於老所值亦殊則或稱之
以爲福或推之而爲尊或老而不淑者有矣或老而
變常者有矣亦或有桑榆志壯皓首心切激昂於衰
遲之餘悲咤於功業之晚則甚矣人情之惜老而暮

途之多感也嗚呼彭殤不齊老壽良難而生無所聞
虛老尤悲其必也守道循性盡吾事而已則名不
衰孰謂其老樂天知命全吾年而已則安時處順哀
樂豈能入乎愚請因明問而白之夫人之壽一也而
帝堯辭之以爲多辱箕子陳之首於五福尼父之訓
以不死爲賊而鄒聖之語以其齒爲尊聖賢之論何
若是其懸耶噫華封之祝莊氏之寓言而洪範之說
九疇之定論也原壤之斥實責其無禮而鄉黨之禮
蓋莫如高年也八十始生胎髮已白則老聃之事近
語惟也百歲童顏以久特聞則彭鏗之壽世孰具者

國君圖政無遺壽者則周人之誥重老成也人臣事君七十乃老則致政之典貴有終也年既耄期以無能爲辭圖上方略以無踰自託噫衛國純臣一何謙讓管平老将可謂矍鑠心懷首丘願生入玉門憤切敵愾欲一當單于噫投筆班生傷哉衰也射虎李將老彌壯也至若青繩繫日其謫仙之咏乎勲業看鏡其老杜之詩乎噫時命已謬而功烈無成流光莫住而容鬢易改則其所發於咏嘆見於篇什者何莫非不平之鳴也嗚呼有少必老人誰無一老老不更少世孰無此悲而老焉而得老之正悲焉而得情之當

者蓋亦難矣青春幾時而白髮遽催則人之所悲其在此乎雄圖未試而歲月空邁則人之所悲其在此乎當年意氣非不偉然而他日歸來萬事低回則垂老之悲一何多耶雖然抑愚聞之君子之老其諸異乎衆人之老故衆人之悲悲其身也君子之悲悲衆人也是故語曰仁者必壽然而君子之於仁也非爲其欲壽也盡吾心而已矣傳曰有德者必得其年然而君子之於德也非爲其欲得其年也修吾身而已矣如是而果壽如是而果得其年亦以順吾命而已矣盛衰在天吾固何悲遇不遇在人吾亦奚尤彼衆

人之戚戚於大壽之際其殆不達於理者乎篇之將終更竭餘意夫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而已天與地無窮而人之年也有限以有限之年寄於無窮之間竊竊然自以爲老且壽焉則是何足謂之壽耶噫噫躬仁義服道德希用孔學孟顏則其將以是而壽乎逢其時得其君功被乎生民澤及乎後世則其將以是而壽乎沉潛六藝咀嚼百氏華縱春葩響軼天球則其將以是而壽乎人於三者苟得其一則其所不朽亦足自壽惟彼黃耆未始非天陋哉金丹汝亦奚功愚見如是執事裁之謹對

間果斷者所以決狐疑定猶豫士君子處身行事之要道也虞舜之放四凶孔聖之誅正卯固出於果斷歟季路之結纓車右之伏劍亦合於果斷歟如晦之善斷而唐室興萊公之決策而契丹退用何道歟刎頸送公子殺身明不言亦有可議者歟占之人有果斷而遂其事者優游而敗其事者亦有專用果斷以致後悔者皆可歷指而詳言歟大抵人之處身行事不可專用果斷必有折衷之道而以果斷爲貴何歟如欲果斷之得其宜無貽悔之患其道何由願與諸生卜之

對語有之臨歧躡坐失千里褰裳疾趨雖遠必至
夫事之貴乎斷也如是今承執事之問果然以斷爲
先噫噫猶豫之行智者不爲囁嚅之語愚亦知耻則
愚請爲一言以贊我明執事之決可乎遂對曰書不
云乎惟克果斷乃罔後艱蓋當爲而必爲欲行而便
行無或遲疑而有所夬夬者其所以爲斷也是以君
子之有所事也皆必以果斷爲要事有宜爲卽決於
方寸志之所定不變於終始雖有至計而用之者在
斷雖有奇功而成之者在斷苟或當斷而不斷則其
亦奚以致先事之效而免後時之譏乎雖然似是真

非言或不信名利實害事亦難料故快意當前或不
無後悔疾行無停終必有錯步其必也先盡在我之
明以爲應物之本則庶幾臨機灼見而迎刃必解以
之當大議決大疑而天下無不可斷之事矣請援古
昔斷而論之共驩在朝四罪之典卽舉少正亂政兩
觀之誅斯行噫明法瘴惡聖人餘事其斷與否愚不
敢議爲臨死結纓君子所以正終鳴轂伏劍烈士以
之輕生噫由也之果孔亦嘗稱之車右之死非中也
過也秦王幕府群策畢舉則如晦之斷斷於贊業也
澶淵北塞帝駕遙臨則萊公之斷斷於却戎也至若

抱關夷門選公子而刎頸薦士燕宮爲太子而殺身
千秋俠骨一死誠烈而苟論以果斷槩乎其不中也
噫古往今來有事者孰無斷也而斷於去邪則必去
而勿疑斷於就死則雖死而不悔訂謨帷幄能一言
而決策者卽此斷也折衝尊俎能一戰而却敵者亦
此斷也當斷而斷何斷不成而若其優游而失乎事
機剛戾而誤於自用者此又何足與論於斷耶嗚呼
駸駸固患於無斷剛決又傷於太銳則從容折衷亦
豈無中道而處事持身或皆以斷爲貴一得其斷而
以福以榮一失其斷而以禍以辱大而家國興喪是

係小而一身存亡斯判斷之於人其亦可謂大矣噫
斷之非難而善斷者爲難善斷雖難而能明其當斷
者爲尤難是故古人有言截鴻剗兕不以太阿者能
斷之謂也燭幽鑒毫不以盤龍者能明之謂也誠能
先明在我之明智以爲應事之衡鑒則以之當大事
而不動乎聲色以之決大策而無事乎遲疑死生之
變蓋亦大矣而固以是而斷焉用舍之際可謂重矣
而亦以是而斷焉旣無不斷之失又無過斷之悔則
君子能事亦若是而已矣篇之將終愚請復以古人
之善斷者係斷於後曰古之善斷莫如楚子其斷伊

何日斷其懸鐘鼓管籥雖斷於耳伯王之業於茲而
決雖欲不謂之斷得乎古之善斷莫如吳王其斷伊
何曰斷其案霜鏑一翻戰士增氣英謀電斷強敵自
沮雖欲不謂之斷得乎苟我 明后以楚為法則內
而自強何事不斷苟我 明后以吳為法則外而攘
敵何策不斷一貢愚忠以贊 睿斷此愚生斷斷之
誠也執事以為如何謹封

問自古讒毀之害人國家多矣莫不巧中於隱伏
之微善成於疑似之際忠賢被之無以自辨良亦
可悲帝舜有朕聖之訓叔孫有自絕之責唐虞至

治仲尼大聖猶有此患何歟至於子胥之功不免
鴟夷之浮或以為君寵之不篤山楚姬之恩愛方
隆又何以見剝鼻之禍歟量令之智竟被東市之
誅或以為深察之賈禍而屈原之廉潔無私又何
以有汨羅之沉歟申生待烹之殃或值人倫之變
而伯奇非不遇慈父乃有伯勞之傷鄒陽梁獄之
冤或值主德之昏而賈生非不遇明主乃有長沙
之屈抑又何歟凡茲數者固莫非讒者之效而是
豈由聽讒者有信讒之失而然歟抑亦被讒者有
致讒之端而然歟抑別有所由而然歟女無美惡

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然則士之行于世也人必讒毀之而後已歟如欲使讒說不行人無見讒之禍亦無用讒之失其道何由

對嗚呼有志焉莫邪匪懜有口焉矛戟讓利箠也如箕鼓也如簧中人人禍中國國殆噫噫此何人哉傷時憫俗之士慨念前代之仁賢痛切讒說之交亂不自覺危涕之沾纓久矣今承執事之問深激嫉惡之懷則一篇中山之對千秋巷伯之咏愚竊爲執事續而陳之遂爲之說曰語有之積美生妬積妬生讒蓋色之麗也醜者憎焉人之才也不肖者害焉旁狙暗

伺而巧發於隱伏之微宿怨藏怒而易中於疑似之際則甚矣讒毀之爲害於人國家也是以樂讒好毀小人之恒態而逢讒罹毀君子之通患孤臣孽子每傷於忠愛之靡暴怨女棄婦或嘆於恩情之永乖悠悠今古一律滔滔此何莫非讒者之效乎嗚呼雖有鴟鴞當晝則伏雖有讒夫值明則止無患鴟鴞之出而猶患我之不能爲晝無患讒夫之昌而猶患我之不能爲明止讒之道惟明而已載稽前史違迹俱陳帝舜之命納言聖讒是訓子貢之斥武叔自絕有戒噫唐虞至治也而猶懼其震驚仲尼大聖也而或至

於欺誣則讒毀之害自古而然矣至若功高霸吳而禍烈鴟夷則子胥之死人或諉之恩疎而寵而被劓初掩袖之佳人智優謀國而冤慘東市則鼂令之殃世或咎其深刻而忠而見放亦有沉湘之屈子驪姬夜泣太子雉經則父之不慈人倫之變也而掇蜂伯竒以吉甫爲父一曲履霜至今憐之梁園曳裾鄒生下獄則王之不明賢士之厄也而獻策貢傅以文帝爲君千里長沙昔人所悲嗚呼以功而讒以智而讒以孝而讒以賢而讒彼讒人者其亦太甚而至於色之美者常人之所欲而爭妍取憐猶不足以免於讒

臣之忠者世主之所悅而竭忠盡誠猶不足以免於讒人樂有賢父而不足以免於讒士亦俟明主而不足以免於讒則是豈由聽讒者多偏於信讒而然耶抑亦被讒者自有致讒之端而然耶噫執事其不聞洪爐之鑠金而片雲之障日乎人心之堅不及於百鍊而侈哆之害有甚於烈焰則人之聽讒其誰有不信吾心之明未皎於太陽而壅蔽之患每多於衣狗則士行斯世安往而無讒且愚竊嘗有感於鄒陽入宮見妬之語矣蛾眉皓齒固妬之媒也而工於妬者不待乎其美高才美行固毀之祟也而善於毀者無

待乎其賢無人不讒無讒不烈則嗟我人斯其亦將
何道而免於讒耶抑愚聞諸古語白日曠空幽隱畢
照明月燭夜蟲啻宵見苟非有至明之鑒其何以燭
其情而破其姦乎是故孔子曰浸潤之讒不行可謂
明也已誠能先修在我之明以爲觀人之本邪正不
錯於心是非無眩於耳則哇音自殄孰得以傷雅紫
色旣屏孰得而亂朱將見萋菲永絕謠詠不行上旣
無用讒之失而下豈有被讒之禍乎篇之將終更竭
餘意嗚呼語云鑒明則塵垢不止止讒之道固在於
明而人之不幸或遭讒謗者其將如之何哉美玉遭

火而愈瑩勁松得雪而彌青受命於天惟人獨正則
貞志安遇亦恭乎其職而已文中子曰止謗莫如自
修旨乎言乎謹對

息庵先生别稿下

三十一

息庵先生别稿下

